說帖

卷十五

16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光緒五年

奉天司 光緒五年

臣等查藍潮潰因袁汶漨與其妻任氏有姦將任氏休棄迫後查知袁汶漨價買任氏作妾糾邀伊弟藍潮清等同往瞥見袁汶漨與任氏同炕睡宿忿激將袁汶漨任氏一併砍斃該犯不殺袁汶漨等於盤出姦情之時而殺於休棄之後因與因捉姦而殺者有間惟死者以犯姦罪人負咎潛逃復敢於本夫將妻休棄後價買作妾該犯見袁汶漨與任氏同宿一併殺斃如果寔在迫於忿激自應與姦事業經寢息後

同伙故殺謀殺毆死者有別死係犯姦有罪之人雖致
死二命亦不得與殺死平人並論惟該犯既供聞知
袁汶淦將任氏價買作妾意欲訛詐錢文入供獨自
進屋見袁汶淦與任氏同宿不顧詐錢忿激致斃係
屋該犯一人之詞究竟該犯進屋時有無向袁汶淦
訛詐情事其時屍妻袁張氏睡宿西屋豈能一無聽
聞何以並不詳細聲叙引斷既未允協供詞亦有不
符罪名出入攸關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詳核例
案覆取確供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案覆取確供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　光緒七年

查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以鬥殺論又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等語此案藍潮潰因伊妻任氏與袁汶淦通姦先不知情嗣經撞見任氏與袁汶淦坐炕玩笑袁汶淦走避藍潮潰向任氏盤出姦情將任氏休棄迨後查知袁汶淦價買任氏作妾心懷不甘起意向袁汶淦訛詐錢文糾邀伊弟藍潮清等同往瞥見袁汶淦與任氏同宿一時忿激頓起殺機用刀將袁汶淦任氏一併砍斃前據該

督以已死任氏雖係該犯之妻業經因姦休棄恩義
已絕應同凡論袁汶淦買休姦婦任氏為妾律應離
異未便以一家二命論將該犯藍潮潰從一科斷依
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經 臣部以藍潮潰如果
實在廹於忿激自不得與殺死平人並論惟既供意
欲訛詐錢文又供不顧詐錢忿激致斃係屬該犯一
人之詞究竟該犯進屋時有有無向袁汶淦訛詐情
事其時屍妻袁張氏必有聽聞等因駁令研鞫妥擬去
後茲據該督遵駁提訊屍妻袁張氏據供稱藍潮潰
有已袁汶淦等殺死時實無聽有訛詐之事將藍潮

後茲據該督遵駁提訊屍妻袁張氏據供稱藍潮漬
當把袁汶淦等殺死時實無聽有訛詐之事將藍潮
漬改依擅殺律擬絞等因具題 臣等查藍潮漬既無
訛詐之事即係迫於忿激之情雖事在休棄之後與
因捉姦而殺者有間惟因死者和同犯姦而休棄復
因其和同買休而忿激一衅相因核與姦事業經寢
息後因他故起衅將姦夫姦婦一齊殺死者不同已
死袁汶淦等和姦於前苟合於後均係罪人不得作
一家論藍潮漬原係任氏之夫有應捕之責其將袁
汶淦等致斃從一科斷應按擅殺問擬應如該督所

題駁潮清今依眾人不知情由擅殺者以鬬殺論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四川司 光緒七年

查本年五月間臣部因圖姦拒捕殺人案件例無治罪專條酌擬嗣後圖姦調姦未成罪人殺死本婦及拒捕殺死其夫與父母並有服親屬無論立時及越數日俱照犯罪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此案王淀梛因向高陳氏調姦未成被本夫高庭潰撞過攏架輒拔刀逞兇拒捕立時將其戳傷致斃並拒傷高陳氏等平復自應照奏定章程問擬王淀梛除刃傷高陳氏等平復各輕罪不議外

合依調姦未成罪人拒捕殺死其夫無論立時及越數日俱照犯罪拒捕殺所捕人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督將該犯比照強姦人妻姦夫逞兇拒捕立時殺死其夫例擬斬立決之處應毋庸議該督疏稱高陳氏云云

直隸司 光緒七年

本部查本婦之父母毆死強姦未成罪人例內雖無治罪明文惟既有捉姦毆死姦夫其應擬罪名悉與本夫同科之語即可援照定斷若如該府等所擬以嘉慶十六年湖北請示案內曾經部議本婦之祖父母父母與有服親屬同一應捕之人例內統言有服親屬而不另為指明仍令查照定例辦理等因遂謂有服親屬兼包祖父母父母在內不知爾時祗有親屬毆死強姦未成罪人之例並無本夫毆死強姦未

成罪人等係遇有本夫父本夫本婦之父母殺死強
姦未成罪人案件俱係比照有服親屬分別辦理道
光二十五年因本夫與有服親屬有親疏之判特設
專條其本婦之父母有犯應與本夫同科原屬例有
明文引斷無虞歧誤今陳立山因父陳的兒被孔憲
三強姦未成經陳的兒哭告情由該犯與妻張氏往
找孔憲三不依用木棍等械將孔憲三共毆致傷身
死該署臬司聲稱陳的兒係該犯親女似難與親屬
一例同科應援照本夫殺強姦未成罪人科斷等語

並將前後例義剖晰分明最為確切之論該府等將
該犯依強姦未成罪人本婦有服親屬忿激致死
殺非登時照擅殺罪人律擬絞並援引遠年舊案通
行等本婦之父母於其餘親屬是殺死和姦罪人既
可與本夫一例同科而殺死強姦罪人則人較本夫
治罪為重殊屬錯誤應毋庸議惟全案供招未到是
否追逐而殺抑係事後尋毆致斃尚難盡確應令該
督詳核例案速飭訊明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
也

[illegible]者[illegible]

奉天司　光緒八年

本部查登時殺死棍徒罪應擬徒之例係專指平人無故生事擾害被害之人忿激致斃者而言至本宗尊長殺緦麻卑幼三人自有斬決本例然係為慘殺無罪卑幼者嚴立重典若死係犯姦卑幼即不得相提而論例內又有本婦捉姦殺死犯姦有服卑幼除卑幼罪犯應死應以勿論外如卑幼犯姦罪不至死已離姦所非登時而殺於常人絞候上減二等擬以杖一百徒三年之條而連斃犯姦卑幼三命並無作

何治罪明文仍應照名例所載人命案件律不應抵
如至三命者於應得杖流徒本罪上各加一等問擬
以示區別條例分晰極明辦理豈容牽混今關泳增
因緦麻姪關恒富關恒通關恒英先後將伊妻趙氏
姦污該犯畏兇隱忍嗣趙氏逃回母家躲避關恒富
等因不能續姦逼令該犯往接該犯忿激起意將關
恒富等殺死復忿乘其睡熟不防用斧將其砍傷一
傷各身死如果案情確實自應援照尊長捉姦已離
姦所非登時殺死犯姦罪不至死卑幼本例於滿徒

罪上酌加一等定擬方與例意相符乃該侍郎既稱
將該犯照殺死棍徒例擬徒復援尋常毆斃緦麻卑
幼擬以絞抵竟置捉姦於不問引斷已屬未協覆檢
閱供招詳核案由該犯既與闞恒富等同炕居住當
闞恒富等屢向趙氏姦污之時該犯自必撞見何以
未經聲張闞恒富等兄弟三人如係强逼輪姦趙氏
斷無不行喊嚷之理何以遲至事後始向該犯告知
若係和同姦好按緦麻以上親屬相姦趙氏亦有干
例議供內均未敘明殊覺含混且有原胞弟闞恒盛

同院居住其與闞恒富等各情豈能毫無見聞乃犯詞外出諉為不知其中顯有不實不盡況該犯既稱闞恒富等力大難敵畏死隱忍何以一經忿激頃刻之間竟能連砍三人且伊堂兄闞泳得近在隔屋居住何以絕未聞聲及至該犯喊嚷始行近屋瞧看亦屬不近情理案關致斃卑幼三命情節種種支離該侍郎並未訊明確供僅畧敘大概情形咨部請示本部礙難懸斷應令該侍郎再行提集犯証細心研鞫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安徽司 光緒八年

臣等查小洪汪氏因與同姓不宗之洪四通姦經具姑老洪汪氏撞破禁絶往來後被洪四謀殺身死該氏並不知情如果研訊明確尚可照擬辦理惟詳核案情當洪四前往謀命之際維時天已昏夜該氏家內門戶自必關閉緊嚴洪四何以即能直行進院檢查原勘並無撥門及越墻形迹若非該氏代為啟門即係洪四預先告知留門虛掩且該氏既與伊姑同屋居住洪四進屋謀命斷不能默無聲息何以該氏

毫無驚覺直至伊姑被落後始行聞聲趕視情節尤屬支離況小洪汪氏家僅女流無所用其顧忌洪四既與該氏通姦於生前豈能不商謀於後跡其種種情形難保非該氏知情同謀因洪四在逃未獲到案藉詞掩飾以為推卸地步今該撫既將該氏照例擬以絞決復聲稱趕往喊捕尚有不忍致死其姑之心辦法尤屬兩岐如果該氏實有可原情事亦應切實訊明不得僅憑含混供詞率行聲敘案情既未確鑿　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嚴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

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嚴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

光緒九年

河南司 光緒九年

查姦夫殺犯縱姦本夫之案大抵因姦起衅者居多況事後又事姦同逃尤應嚴究商謀致死確情不得任聽串歸供詞曲為開脱致滋輕縱此案謝小拴與范駕民鄰村素好無嫌嗣謝小拴與范駕民之妻范羅氏通姦范駕民回歸撞見謝小拴允許資助范駕民貪利縱容迨後謝小拴因往來不便商允范駕民以幫種地畝為名帶同范羅氏並幼子范熬戌搬與同居謝小拴承管范駕民夫婦飯食從此與范羅氏

更無顧忌後經范駕氏堂伯范文宜等前往探望看
破姦情屢向范駕氏斥阻不理嗣於二更時范熬成
先已睡歇謝小拴與范駕氏范羅氏同坐閒談范駕
氏向謝小拴索錢買布做衣謝小拴無錢回覆范駕
氏斥其薄情謝小拴辱罵范駕氏回詈辱及謝小拴
祖先謝小拴揪住范駕氏髮辮仰面撳倒范駕氏咬
傷謝小拴右手食指謝小拴一時氣忿起意致死即
騎壓范駕氏身上用左手按住范駕氏口鼻右手狠力
掐住咽喉范駕氏掙扎維時范熬成驚醒哭喊范羅氏

搯住咽喉范駕民掙扎維時范熬成驚醒哭喊范羅氏

亦赶攏拉救謝小拴用言嚇禁聲張並側身用肩向范羅氏碰撞范羅氏站立不住跌倒碰滅燈火范羅氏起身取火點燈又上前拉勸謝小拴不依稱欲首告謝小拴以到官同罪之言向嚇范羅氏畏懼隱忍謝小拴復起意埋屍滅跡將范駕民屍身獨自背至地內挖坑掩埋逼令范羅氏同逃范羅氏不肯謝小拴嚇言事發必扳以重罪范羅氏無奈勉強允從携帶幼子范熬成逃往各處躲避夜宿孤廟謝小拴復向范羅氏纏擾續姦經縣訪聞差查范文宜等投保

呈報獲犯當供不諱該撫以謝小拴搭死縱姦本夫
范駕氏係因索錢口角爭毆殺非因姦將謝小拴依
故殺律擬斬監候范羅氏照和誘知情被誘之人減
等例擬徒等因具題　臣等詳核案情該犯謝小拴與
范羅氏通姦係本夫范駕氏貪利縱容嗣因往來不
便商允范駕氏夫婦搬至伊家同居承管飯食已及
二年之久更屬情密如果毫無嫌怨其范駕氏索錢
買布做衣亦屬人情之常何以偶爾互罵揪扭爭毆
遽行起意致死已非情理顯因死者時常索錢心生

邊行起意致死已非情理顯因死者時常索錢心生
厭惡與范羅氏預謀殺害已可概見況范羅氏如果
並無同謀致死伊夫之心當謝小拴將伊夫撳倒騎
壓之時何以並不極力解勸直至伊夫被謝小拴按
住口鼻力搯咽喉始行赶攏拉救情節殊屬支離且
死者雖被騎壓其時兩手並未被執豈有甘心任被
搯斃之理謂非該氏帮同下手尤難憑信況該氏果
欲首告當謝小拴將伊夫屍身背走挖坑掩埋之時
正可乘隙逃避乃謂被嚇隱忍復帶領幼子與謝小
拴同逃寔屬戀姦忘讐其為同謀致斃揑飾串供更

屬顯然承審之員於此等因姦謀殺本夫重案並不詳細推鞫率憑該犯等串捏供詞遽將謝小拴照故殺律定擬范羅氏照尋常和誘知情被誘之人減等滿徒置伊夫被殺於不問何以懲淫兇而重名分案情既涉支離罪名出入攸關 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陝西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姦夫殺死縱姦本夫案件必須訊明起衅根由況事後賄囑姦婦私和匿報尤應嚴究有無商謀確情不得任聽串飾供詞曲為開脫致滋輕縱此案匡鈺山與李再濚無嫌旋因種地落寓其家與其妻李王氏乘間通姦李再濚先不知情嗣李再濚外歸撞見不依匡鈺山央求免究情願帮給食用李再濚利貲縱容隣里咸知李再濚素性懶惰常向匡鈺山索錢稍不遂意即行滋鬧逼令搬出匡鈺山隱忍旋

即回籍光緒七年三月間由原籍回歸因李再㴰情
薄另自賃房居住六月十一日李王氏携子女出外
探親李再㴰同長子李長銀在家是晚匡鈺山路過
李再㴰門首心想進內住歇與李王氏續姦走進屋
內李再㴰聲言現有繫帳令匡鈺山幫助包谷芋
十石匡鈺山因數多未允李再㴰向其嚷鬧並稱若
不照給不許再來行走匡鈺山答稱使用伊錢不少
若能歸還即不再來李再㴰生氣斥罵匡鈺山回詈
李再㴰拾鉄斧撲砍匡鈺山扭住斧柄拉奪李再㴰

李再瀅拾鉄斧撲砍匡鈺山扭住斧柄拉奪李再瀅
力執不放用頭向撞匡鈺山用力奪過斧頭因李再
瀅需索無厭又稱禁絶往來頓起殺機用斧背毆傷
李再瀅右太陽倒地亂滚辱罵匡鈺山又用斧背毆
傷其左太陽連左眼胞登時殞命適李王氏回家瞥
見哭鬧稱欲控究匡鈺山誆稱破案到官一併辦罪
情願給錢五十千養活該氏母子央令免控李王氏
應允匡鈺山慮事敗露起意將樓檁取下壓放李再
瀅頭上裝點壓打斃命各自逃逸李王氏囑令長子
不許張揚將兇斧埋藏即往向地主石家發及鄉隣

人等告知捏稱被摟擰壓打斃命石家發等往看未
能查出李王氏隨買棺雇人幫同殮埋匿報旋被獲
犯該撫以例内並無故殺縱姦本夫作何治罪明文
將匡鈺山比照姦夫謀殺縱姦本夫例擬斬監候並
聲稱姦婦李王氏並非知情同謀仍依縱容本條科
斷惟事後並不首告聽從賄囑私埋匿報雖贓未入
手與業經得贓不同依夫為人所殺妻私和律擬徒
等因具題臣等查該犯匡鈺山因李再滯縱容其妻
李王氏與伊通姦嗣因李再滯索錢無厭復禁絕往

李王氏與伊通姦嗣因李再滎索錢無厭復禁絕往
來起意將其故殺身死如果屬實將匡鈺山比例問
擬斬候罪名尚無出入惟詳核案情匡鈺山寄寓李
再滎家居住給錢資助已及半年之久迨該犯由籍
回歸復在李王氏家意圖續姦當李再滎稱有緊帳
令伊帮助色谷等物亦屬常情何以偶爾互詈爭毆
遽行起意致死已非情理且匡鈺山前往續姦之時
恰值李王氏出外探親之際而李再滎被殺之後又
值李王氏轉回之頃揆其情形難保非該犯因死者
時常索錢滋鬧並被驅逐不能續姦心懷忿恨與李

王氏預謀殺害臨持故令外出以為卸罪地步況該
氏因家目擊伊夫被殺如果痛夫情切即應首告到官
何以一經匡鈺山用言誆哄許給錢文即行隱忍並
於匡鈺山將伊夫裝點被樓檁壓打斃命往向地鄰
人等捏詞告知復買棺殮埋匿報實屬戀姦忘讐若
非屍義弟李奇宗向其長子盤出實情幾致姦夫偉
逃法網其為該氏同謀致斃到案後串同捏飾更屬
顯然承審之員於此等因姦謀殺本夫重案並不詳
細推鞫率憑該犯等串控供詞遷就定案殊不足以

細推鞫率憑該犯等串控供詞遷就定案殊不足以

懲淫惡而嚴名分且既將匡鈺山照姦夫謀殺縱姦

本夫例定擬而又將李王氏照夫為人所殺妻私和

律擬徒辦理尤屬紛歧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

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安徽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究明致死確情況事後攫取多贓尤應詳細推鞫不得任聽兇犯趨避之詞率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朱道荏與已死張五素好無嫌朱道荏結欠張五買豆洋錢三元未償經張五前往索討因值朱道荏外出其妻朱汪氏在家獨處即向調姦朱汪氏不依喊叫朱道荏回家撞見喊捉張五逃逸朱道荏追趕無獲因急須往蕪湖縣謀事未經控究旋到蕪湖因事未成同隣人陸小麻孜結伴同

回朱道荘在途患病陸小麻牧先回朱道荘病痊起程行至掛車山嶺上適張五肩挑行李赴省走至撞見朱道荘觸起前忿攔向張五斥罵稱欲扭回控究張五回詈棄担順拔身帶小刀向扎朱道荘奪刀回戳傷其右脇右乳右肋帶劃傷右腋胑張五扭住髮辮拳毆朱道荘連戳傷其右膊臂胸膛鬆手倒地殞命朱道仁順拾張五藍布稍馬逃至中途檢視內有銀洋沿途花用逃逸報驗獲犯該撫將朱道荘依殺死圖姦未成罪人無論登時事後照擅殺例擬絞監

死圖姦未成罪人無論登時事後照擅殺例擬絞監
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已死張五如係朱道茌
索欠未遇乘間向其妻朱汪氏調姦被朱道茌回家
撞見喊捉張五逃逸朱道茌追趕無獲自必忿激難
堪急欲尋毆斷不肯即時寢息況朱汪氏別無親人
其處朱道茌一經出門豈不慮死者復來纏擾據稱
伊即外出謀事似非情理所有屍兄張道紅與伊弟
張五向係分居張五如果調姦人妻豈能向伊兄告
述朱道茌亦未找向張道紅理論何以張道紅知係
實有此事陸小麻孜雖係朱道茌隣佑是日張五之

調姦不依朱道在之追趕無獲均未在場目睹何以
所供竟能與朱道在如出一口顯係隨同附和之詞
豈得據以為証且死者肩挑行李有梢馬所裝洋錢
七十九元銀八兩零在內經該犯在途撞遇輙用刀
將其戳斃所砍各傷均係致命透內奇重安知非致
謀斃其命乃謂係因死者外謀事未成因貧起意以
致謀斃其命乃謂係因死者調姦伊妻挾有宿忿所
致所取洋錢等件又係事後順手拾起初無圖財之
心情節種種支離殊難憑信迹其下手情形其為圖

心情節種種支離殊難憑信迹其下手情形其為圖財謀命到案後串揑死者圖姦伊妻未成以為狡卸地步情更顯然承審之員並不研究起衅致死確情率聽趨避之詞遽照擅殺擬絞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涉支離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光緒九年

直隸司　光緒九年

為片行事准理藩院會議察哈爾都統　咨蒙古揚
桑因姦扎死本夫阿尤爾一案查閱原稿蒙古揚桑
先與蒙婦策音在母家通姦三次後因聘給扎客雅
之子阿尤爾為妻過門五日該犯途遇阿尤爾心生
怨恨起意將其致死即用套馬杆將伊膀項毆打落
馬用身佩小刀將其右腋肷等處毆砍身死後經獲
案該都統聲稱與姦夫殺死本夫情事同相將揚桑
依例擬絞監候姦婦策音只科姦罪擬以枷杖等因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谷由理藩院會議到部本部查例載姦夫起意殺死
親夫之案擬斬立決人律載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
不知情絞監候又例載與人聘定未婚之妻通姦起
意殺死其夫者照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例擬斬立決
人姦夫自殺其夫未婚妻果不知情即於姦婦不知
情絞律上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又向辦姦
夫殺死本夫之案如通姦在未經聘定之先迨一經
聘定即行拒絕與成婚之後復招引姦夫往來以致
本夫被害者有間向係將姦夫依謀殺人律擬斬監

候究係因姦謀命情節較重請

旨即行正法姦婦只科姦罪歷經辦理有案今蒙古揚桑

與策音通姦如係在本夫阿尤爾聘定之後雖尚未

過門惟策音係有夫之婦該犯揚桑挾恨獨自起意

將阿尤爾殺死自應照與人聘定未婚妻通姦起意

殺死其夫照姦夫殺死親夫例擬斬立決姦婦策音

例應於絞候例上減流若揚桑與策音通姦係在阿

尤爾尚未聘定之先按照向辦成案應將揚桑依謀

殺人律擬以斬候

旨即行止去姦婦仍只科姦罪惟策音在母家犯姦之時
究竟是否受何乞爾聘定檢查各供並未詳細聲敘
且既稱與姦夫殺死本夫情事相同乃將揚桑依例
擬絞監候自係錯誤本部礙難會議相應將原稿送回
貴院咨行該都統駁令詳核例意另行訊明妥擬俟
咨報到日再行會核可也

直隸司　光緒十一年

查刑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等語此案蒙古楊桑先與蒙婦冊音在母家通姦後因冊音聘給阿尤爾為妻該犯逢遇阿尤爾心生怨恨起意將其謀殺身死前據該都統聲稱與姦夫殺死本夫情事相同將楊桑依例擬絞監候姦婦冊音只科姦罪擬以枷杖等因咨由理藩院會議到部經臣部以楊桑與冊音通姦如係在本夫阿尤爾聘定之後雖尚未過門惟冊音係有夫之婦該犯楊桑挾恨獨自起意將阿

尤爾殺死自應照與人聘定未婚妻通姦起意殺死
其夫照姦夫殺死親夫例擬斬立決姦婦冊音例應
於絞候例上減流若楊桑與冊音通姦係在阿尤爾
尚未聘定之先按照向辦成案應將楊桑依謀殺人
律擬以斬候請
旨即
行正法姦婦仍只科姦罪惟冊音在母家犯姦之時
究竟是否受阿尤爾聘定檢查各供並未聲叙駁令
詳核例意另行訊明妥擬去後茲據該都統遵駁覆
訊明確楊桑與冊音通姦係在阿尤爾未聘定之先

訊明確楊桑與冊音通姦係在阿尤爾未聘定之先
將該犯改依凡人謀殺律定擬 臣等覆加查核情罪
尚屬相符應如該都統所咨楊桑合依謀殺人造意
者斬律擬斬監候究係因姦謀命情節較重應請
旨即行正法事犯招解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謀殺人擬斬應不准援減該都統咨稱冊音
云云

奉天司　光緒十年

查律載尊長毆殺同堂大功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卑幼因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忿激致死照擅殺罪人各按服制於毆殺卑幼本律例上減一等定擬各等語此案方庭云因調姦大功堂兄方玉全之童養兒媳恁兇未允被逐後復乘便强姦未成被捕掙脫逃跑嗣經方玉全尋獲捕拏方庭云逞兇拒捕方玉全忿激用刀將其毆砍致斃死者係該犯大功堂弟例內雖無卑幼强姦有服親屬事後被尊長

致斃治罪專條自應比照卑幼因圖姦被尊長忿激致死按服制減等定擬該將軍將該犯照捉姦殺非登時依罪人拒捕格殺律勿論是以有服親屬殺死强姦罪人之案援引平人捉姦拒捕之條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方為全應比依卑幼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忿激致死按服制於毆殺卑幼本律上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該將軍將該犯照罪人拒捕格殺勿論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咨完結相應咨覆該將軍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年

查本夫殺死姦婦應否擬杖擬徒總以是否姦所獲姦為區分若姦所獲姦殺非登時姦夫例應擬流者即應將本夫擬以滿徒至本夫照擅殺擬徒之例係指事後聞姦者而言定例各有指歸引斷不容牽混今俊福與瓜爾佳氏通姦被氏姑吳扎拉氏撞遇將俊幅揪毆俊幅掙脫逃逸吳扎拉氏當向伊子憘常告知憘常忿激將瓜爾佳氏毆傷身死查翁姑捉獲伊媳姦情與本夫獲姦無異該將軍既將俊幅依本

夫姦所獲姦非登時殺死姦婦例擬流其本夫情常
自應依姦所獲姦非登時殺死姦婦本夫杖一百例
擬杖一百係旗人鞭責發落該將軍聲稱抑或照
問姦數日殺死姦婦將本夫擬徒之處應毋庸議
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相應咨覆該將軍可也

四川司光緒十一年

查例載本夫姦所獲姦非登時殺死姦夫者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一百徒三年如捉姦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者照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鄧沅供與鄧老么同姓不宗鄧老么向在鄧沅供家幫工並無主僕名分鄧程氏係鄧沅供之妻嗣鄧老么乘鄧沅供等出外未回與鄧程氏通姦後被鄧沅供舅母張劉氏撞見鄧老么當即跑走張劉氏向鄧沅

供告知情由鄧沅供聞出鄧程氏姦情將其責罵稱
俟尋獲鄧老么一併送究鄧老么慮恐尋獲送官潛
至鄧程氏家邀約同逃鄧沅供查找無獲邀允鄧六
城鄧三祿帮同出外訪查至猪市街地方見鄧老么
與鄧程氏同坐一處當將鄧程氏鄧老么尋獲令鄧
三祿等用草索將鄧老么兩手捆縛拉其投隣送究
鄧老么聲言到官諒無死罪將來定欲尋衅報復鄧
六城等用木棒毆傷其右臂膊等處鄧老么嫚罵鄧
沅供接過鄧三祿手內木棒連毆傷其右肋等處移

時殞命該督以鄧老么身受各傷惟後被鄧沅供毆
傷左腮頰相連致命右耳根為重應以鄧沅供擬抵
聲明鄧老么係屬姦拐罪人鄧沅供係鄧程氏之夫
即有應捕之責將鄧沅供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
鬪殺論鬪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本
夫事後殺死姦拐罪人之案固應照擅殺律定擬惟
殺姦例應以是否登時並獲姦之是否姦所為定罪
之區分至姦夫姦婦相挈同逃則逃往之所即與姦
所無異在本夫目擊其妻與人同逃較之目擊其妻

與人行姦其忿激難堪之情並無二致自不得謂捕
獲者已離姦所定將殺姦之本夫擬以絞抵致與定
例不符今鄧沅供因妻程氏被無名分之雇工鄧老
么姦拐同逃該犯查知邀同鄧六城等往捕行至中
途瞥見鄧老么與鄧程氏同坐一處一併拏獲是拐
逃所在即屬獲姦之所其捕獲捆縛後欲行送究將
鄧老么共毆致斃正與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之例
相符該督將該犯照擅殺罪人律擬以繯首引斷殊
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

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
行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illegible]光緒十一年

奉天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姦夫殺斃本夫之案必須嚴究姦婦商謀致死確情按律懲辦不得因姦夫在逃率憑狡避供詞曲為開脫致滋輕縱此案張李氏與鄰人張萬碌通姦伊夫張葆並姑張包氏均不知情嗣張葆由外歇工回家因無粮食在村外偷摘高粱被張萬碌撞見欲行攆逐出村張葆畏其兇横向該氏並張包氏告述欲遷避別處當即找妥房屋留張包氏在家等候來接該氏懷抱幼女張葆肩挑什物先行偕抵村外

不期張萬祿戀姦情熱糾同蒙古楊得山分持槍棒
追至攔住要將該氏截留張祿向張萬祿爭毆張萬
祿用槍戳傷其右脇並喝令楊得山用木棒毆傷其
左膁肕戳傷肚腹倒地當即殞命該氏喊救哭罵不
依張萬祿持槍嚇禁該氏畏懼不敢聲張張萬祿逼
令同逃與楊得山將該氏送至伊戚高振一家藏匿
各散經張包氏找獲屍身通知鄉約查拏張萬祿逃
逸將該氏與楊得山訪獲報驗審供不諱該侍郎以
張李氏因姦致本夫張祿被張萬祿邀同楊得山毆

斃屬寔拒殺當時該氏哭罵不依情切喊救未便遽
将該氏擬以繯首且不知有謀情将張李氏依姦夫
並無謀殺本夫之心拒捕殺死本夫姦婦在場喊救
止科姦罪例擬以杖枷聲明楊得山業已監斃等因
咨部　本部查姦夫因姦殺死本夫姦婦在場喊救
止科姦罪之例必姦夫拏獲到案寔係因拒捕而殺
質訊明確毫無疑義者方可按例科斷若核其情節
顯係謀殺姦夫又未弋獲豈得僅憑一面之詞含混
了結致滋出入今張萬祿與張蓀之妻張李氏通姦

業經數月自必希圖久聚何以一見張葆偷竊屯地
高粮即行攫逐已非情理所有迨張葆畏究携妻搬
移張萬碌既因戀姦情熱欲將張氏截搶若非與楊
得山商謀將張葆殺害何能獨占其妻況張萬碌糾
約楊得山分携搶械將張葆追及上前攔住不讓行
走並無被捕形狀輒將張葆戳毆致傷立時斃命亦
與因拒捕殺死本夫情節迥不相符張李氏如果事
前並不知謀情當張萬碌與張葆争毆之時何以並
不赶攏喊救待至伊夫被傷倒地後始行哭喊不依

顯係到案串同捏飾殊難憑信且事後又復跟隨張萬祿同逃並在伊戚高振一家内藏匿一月之久不行首告直至屍母張邑氏查見屍身通知鄉約始行破案其為該氏戀姦忘仇情尤顯然即就供情而論既稱訊明姦夫寔係拒殺而勘語内又謂該氏並不知有謀情供詞亦自相歧異承審之員於此等因姦謀殺本夫重案並不詳細推鞫輒因姦夫在逃從犯監斃率憑該犯婦趨避供詞僅科姦罪致伊夫被殺竟無一人抵命何以懲淫兇而重名分案情既涉支

離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侍郎再行提犯嚴訊確情並嚴拏逃犯張萬祿務獲質訊明確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一年

查例載姦夫起意殺死親夫者姦夫擬斬立決又律載姦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又例載姦夫並無謀殺其夫之心其因本夫捉姦姦夫情急拒捕姦婦在場並不喊阻救護事後又不首告者應照姦婦不知情本律擬絞各等語此案王荘湘因與尹何氏通姦被本夫尹大佺撞獲追捕輙起意將尹大佺殺死事後棄屍滅跡雖衅起拒捕而殺出有心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護撫所題王荘湘除起意棄

屍不失輕罪不議外合依姦夫起意殺死親夫斬立
決例擬斬立決該犯事犯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姦夫殺死親夫罪干斬決毋庸查辦至姦婦
尹何氏於伊夫被殺既經訊明並不知有謀情即與
因姦致夫被拒捕身死者不同自應仍照本律擬以
繯首方與例意相符乃該撫既將姦夫王蓮湘照殺
死親夫擬以斬決又將尹何氏照姦夫臨時拒捕姦
婦並不喊阻事後又不首告之例定擬罪名雖無出
入引斷究屬兩歧應即更正尹何氏合依姦夫自殺

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犯
婦事犯雖在
恩旨以前惟招解在後毋庸查辦該護撫疏稱云云

[illegible][illegible]門 光緒十二年

安徽司 光緒十二年

查審理婦女拒姦殺死姦夫之案必須查核下手致死情形果係故殺方可按律定擬若核其案情顯有未符即不僅憑含混供詞率行定讞致滋出入此案柯王氏貪利與張良松通姦後久不給錢拒絕口角嗣張良松復往柯王氏家欲與續姦柯王氏因不給錢堅拒不允張良松硬拉柯王氏髮髻拖進房內用言調笑柯王氏掙扎不脫拾鉄通條向張良松斥說如再胡言即戳舌根張良松鬆放髮髻用手將柯王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氏接抱聲稱任不戳死定要行姦柯王氏被逼情急
抓捏該氏腎囊張良松張口說話之際即用鉄條向其
口內亂戳致傷張良松舌尖咽喉並擦墊傷胸膛等
處鬆手跌地經柯茂林等聞聲進內喝住信知屍子
張壽昌往視張良松傷重不能言語移時殞命該撫
將柯王氏照故殺律擬斬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
柯王氏因張良松欲與續姦不允被張良松硬拉髮
髻拖進房內用言調笑該氏掙扎不脫順拾桌上鉄
通條斥說如再胡言即戳舌根此時該氏僅止用言

嚇唬尚無欲毆之心迨張良松將伊摟抱定欲行姦
情急向戳不過意在抵拒何以一經動手遽行頻起
殺機殊非情理所有且張良松既知該氏欲戳舌根
儘可用手攔抵豈有毫不躲閃任聽亂戳之理情節
亦屬支離如果該氏有心致死用鉄通條向其口內
亂戳則死者受傷處所必多奇重乃查閱屍格咽喉
一傷雖係透內食氣嗓均無損斷舌尖傷不成分寸
唇吻牙齒亦未損傷核與亂戳情形更迴不相符承
審之員於此等拒姦殺死姦夫之案並不詳細研究

輒將該氏係有心致死照故殺定擬殊不足以成信讞
案情既未確鑿罪關斬絞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
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並詳核屍傷按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河南司 光緒十二年

查律載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又例載姦夫起意殺死親夫擬斬立決各等語此案薛韋氏與邢淋合通姦聽從邢淋合謀勒本夫薛炳身死雖因家貧難度商同逃出另嫁究係因姦起衅自應仍照因姦謀殺親夫律問擬該撫將該氏按謀殺夫律擬以凌遲處死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薛韋氏合依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律擬凌遲處死事犯到官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旨

見旨以前作千重科毋庸查辦至那淋合與薛韋氏通姦
復因薛韋氏向訴窘質欲圖拐賣得錢商令逃出另
嫁因該氏堅伊夫薛紹查知追究輒起意商同該氏
將薛紹勒死私埋亦應照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例問
擬該撫將那淋合照圖財害命未得財例擬以斬候
殊屬錯誤那淋合應改依姦夫起意殺死親夫擬斬
例擬斬立決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該撫疏稱地
保宋得元云
云

貴州司光緒十二年

查審理因姦致夫被謀殺之案姦婦事前有無知情同謀事後有無戀姦忘仇必須嚴切根究按例懲辦不得憑狡避供詞草率定讞更不得因姦夫在逃將姦婦問擬絞候仍行監候待質致與例意不符此案潘楊氏因與夫潘老梁義父家堂弟潘往計通姦被潘老梁看破盤出姦情將潘楊氏毆責禁絕往來嗣潘老梁外出未歸潘楊氏查訪無踪正欲報案即被潘往計強娶為妻經潘老梁之弟潘九叟查知潘老

梁係被潘往計殺毀私埋前往看明報驗提訊潘楊
氏供無知情同謀情事將潘楊氏依姦婦不知情律
擬絞聲明潘往計在逃未獲潘楊氏供不知情旁無
質証照例監候待質等因咨部　本部查例載人命
等案正犯在逃為從應斬絞監候人犯按例擬罪入
於秋審情實緩決辦理勿庸監候待質等語今潘楊
氏因姦致夫被潘往計謀殺既將該氏依律擬絞係
屬死罪人犯該撫聲請監候待質已屬錯悞且詳核
案情該氏如不知伊夫被潘往計謀殺何以找尋未

獲即欲報案既欲報案何以被潘往計强娶為妻又即相隨過度所供並未知情同謀殊難憑信如謂該氏實不知情當伊夫外出之後查訪無跡存亡尚未可知潘往計雖有圖娶為妻之心該氏斷無私行改嫁之理縱使迫於姦夫強悍强娶後被人看守不得出外惟檢查原咨潘老梁於光緒十年六月被殺至十一年七月始行破案何至一年之久仍加防範該氏竟不能乘間逃出自行首告是其戀姦忘仇尤屬顯然承審之員於此等因姦致夫被謀殺例應專本

具題之案並未認真推鞫率憑該氏支飾供詞擬以絞候復牽引監候待質之例將就咨部完結殊不足以成信讞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訊取確供並嚴緝逸犯潘往計務獲質訊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 光緒十二年

查律載妻妾與人通姦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等語此案王連富因妻王高氏與部梁通姦同逃找回訓斥禁絕嗣該犯由外傭趁回歸瞥見伊妻復與部梁在江沿道旁地上同坐說笑一時忿激用剁刀將部梁王高氏一併殺死該將軍將王連富比照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例擬徒等因本部查殺姦之案如本夫見姦夫姦婦同坐說笑忿激致斃向來均以姦所獲姦論非必姦夫姦婦正在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行姦始為姦所也今部將姦拐王高氏同逃被回後
復與王高氏在道旁同坐說笑王連當見而忿激將
其一併殺死即與姦所獲姦無異自應照律勿論該
將軍將王連當比照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例擬徒
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王連當應改依妻妾與人
通姦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
律予以勿論餘如所咨完結相應咨覆該將軍可也

奉天司光緒十二年

查例載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而當時喊救與事後即行首告將姦夫指拏到官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仍照本律定擬該督撫於疏內聲明法

夾簽

司核擬時夾簽請

旨等

語此案張趙氏因姦致本夫張廣發被姦夫洪得幅謀殺身死事前並不知情該督等聲稱該氏事後雖向其夫叔張宏慶哭訴寔情破案俾兇犯不致遠颺

准到案後隨同姦夫洪得幅翻改供詞揑為鬪毆未
便遽行照例夾簽聲請等語查張趙氏一經查見伊
夫張廣發被洪得幅謀斃即向夫叔張宏慶哭訴寔
情投知鄉約將洪得幅指拏到官得以破案尚有不
忍致死其夫之心其到案後隨同翻供係因畏罪所
致與戀姦忘仇者不同仍應照例夾簽請
旨尚 蒙
聖恩 准其減等應將該氏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
官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所減流罪應准累減為杖一百徒三年仍照律
收贖

光緒十三年

山東司 光緒十三年

查例載非應許捉姦之人有殺傷者各依謀故鬬殺傷論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李燕青因先知蓋以衆與宋呂氏有姦經宋呂氏之子宋喎氣囑託照應防閑黃夜見蓋以衆由宋呂氏屋內走出查問捉拏用刀砍傷蓋以衆倒地因其在地滾駡聲稱傷痊報復忿起殺機將蓋以衆砍搭致傷用土塞口致令氣閉身死前據該撫將李燕青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經 臣部以案情未確駁令再行嚴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酌妥擬去後茲據該撫遵駁逐層覆訊聲明蓋以衆
雖係犯姦罪人惟李燕青並非例許捉姦之人其受
宋洵氣囑託照應防範亦與有服親屬糾往捉姦不
同將李燕青仍照原擬臣等覆加查核情罪尚屬相
符應如該撫所題李燕青即李蘭青除棄屍不失輕
罪不議外合依非應許捉姦之人有殺傷者各依謀
故鬭殺傷論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事犯招解在光
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故殺擬斬應不准援減惟該犯先知蓋以衆

恩旨以前係故殺擬斬應不准援減惟該犯先知蓋以衆

與宋呂氏有姦經宋呂氏之子囑託照應防範殺由義忿較之本宗僅因有關顏面者情更可原應酌入秋審緩決辦理該撫疏稱宋呂氏云云

[illegible]光緒十三年

直隸司 光緒十三年

查例載親屬相姦罪止杖者姦夫將本夫殺死姦夫擬斬立決又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而事後即行首告將姦夫指拏到官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聲請減流各等語此案李三城因無服族孫李淦幅知伊將其妻李劉氏欺姦找向不依稱欲告官該犯慮恐到官受罪又圖姦佔該氏輒起意用鍘刀將李淦幅謀砍致傷身死查該犯欺姦李劉氏罪止擬杖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督所題李三城合依親

屬相姦罪止杖者姦夫將本夫殺死姦夫擬斬立決
例擬斬立決該督疏稱李劉氏被李三城欺姦雖係
出於勉從究屬强合和成李三城將伊夫李淦幅殺
死亦由欲圖姦佔該氏所致未便僅科姦罪致滋輕
縱第該氏被姦後即向其姑李杜氏哭訴迨伊夫被
殺又係伊將兇手李三城指獲破案尚有不忍致死
其夫之心較之甘心通姦者其情更有可原自應按
例量減問擬李劉氏除犯姦輕罪不議外合依姦夫
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而事後即行首告將姦夫

指拏到官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聲請減流例
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係犯姦之婦杖決徒
贖應如該撫所題辦理

[illegible]光緒廿四年

奉天司光緒十四年

此案李李氏因與陳廣詳李維恭通姦經陳廣詳與李維恭同謀將李有細縛砍傷殞命雖陳廣詳先向該婦商量未允惟於陳廣詳商同李維恭謀殺李有之時當時拉勸被李維恭推出屋外囑勿聲張該犯婦輒聽從隱忍不言並未喊救事後復隨陳廣詳同逃實屬戀姦忘仇研詰該犯婦僅止知情不阻委無同謀在場加功情事核與實在因姦同謀殺死親夫有間未便遽擬凌遲自應比律量減問擬應如所題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李李氏應比依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
罪上量減問擬斬立決該督等疏稱逸犯李維恭云云

陝西司 光緒十四年

查例載姦夫逞兇拒捕依罪人拒捕科斷又律載犯罪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秦濤與媚蘭通姦經本夫周清鑒往捕輒因被扭圖脫踢傷周清鑒身死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奏秦濤除與媚蘭通姦輕罪不議外合依姦夫拒捕依罪人拒捕科斷犯罪拒捕殺所捕人者斬律擬斬監候核其情節姦匪因姦拒殺本夫秋審應入情實應照該省奏定章程請

旨即行正法該撫奏稱姦婦媚蘭因姦致本夫被踢身死亦應依例問擬媚蘭合依姦夫殺死本夫之案姦婦雖不知情亦絞例擬絞監候等因查例載姦夫並無謀殺本夫之心其因本夫捉姦姦夫情急拒捕姦婦已經逃避或本夫追逐姦夫已離姦所拒捕殺死本夫姦婦並未在場及雖在場而當時喊救與事後即行首告姦婦仍止科姦罪其姦夫臨時拒捕姦婦在場並不喊阻救護而事後又不首告者應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律擬絞監候等語細繹例意

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律擬絞監候等語細繹例意

姦夫拒捕殺死本夫事出倉卒與因姦蓄意謀殺本夫之案不同其姦婦應否問擬絞候抑止科姦罪總以是否在場及在場曾否喊阻首告為斷蓋本夫姦所捉姦姦夫臨時拒捕姦婦在場目擊並不喊阻救護事後又不首告是原有忍死其夫之心故仍照律擬以絞候若本夫捉姦之時姦婦已經逃避其於姦夫拒捕致斃本夫究未在場目覩與姦夫謀殺本夫無論姦婦是否在場均應擬絞者迥殊是姦夫拒殺本夫之案姦婦情節輕重各有不同故治罪亦有差

等定例已極詳明引斷無虞牽混今媚蘭與秦禧通
姦因本夫周清鑒管束甚嚴商允纏婦麥浪子借房
姦宿經周清鑒跟踪往捕媚蘭當即逃避其於秦禧
將周清鑒拒捕踢傷致斃並未在場按例止應科以
姦罪該撫何以將該犯婦遽行擬以繯首且所引姦
夫殺死本夫之案姦婦雖不知情亦絞監候律例內
並無此條不知有何依據該撫於勘語內既稱媚蘭
乘勢逃避乃於斷罪處究竟該氏是否在場及有無
別情未據詳細聲叙明晰率行含混定擬殊不足以

成信讞罪關生死出入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
行提犯研鞫詳核案情例意妥擬具奏到日再議該
撫又稱麥浪子借房容秦濤與媚蘭姦宿合依媒合
容止通姦者減犯人罪一等應照和姦杖一百減一
等例擬杖九十係婦女照例收贖無干省釋屍棺飭
埋等語應如該撫所奏辦理等因光緒十四年七月
二十八日奏奉
旨依　議欽此

光緒十六年

直隸司 光緒十六年

查律載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又例載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之案姦夫擬斬立決又律載斷罪無正條引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楊蕭氏因與高起通姦致高起將本夫楊洛壞謀砍身死該氏於高起先向商謀當時並未言語迨高起捏詞將楊洛壞誆出亦未攔阻雖該氏料係高起欲行謀害惟究屬臆度之詞與寔在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有間若仍照律擬以凌遲未免無所區別自應比律量減

問擬楊蕭氏應比依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
死罪上量減為斬立決高起因與楊蕭氏通姦起意
將本夫楊洛壞謀砍身死應如該督所題高起應仍
照原擬合依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之案姦夫擬斬立
決例擬斬立決該犯等恭逢光緒十五年二月初四
暨十七並三月十六等日
恩詔
楊蕭氏係比照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量減高起係
姦夫起意殺死親夫均罪干斬決毋庸查辦

奉天司光緒十五年

將李少幅依例擬斬立決照例刺字聲明呼劉氏可否仍照律擬絞抑或量減擬流之處聽候部議等因咨達前來 查例載姦夫起意殺死親夫擬斬立決又律載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李少幅因與劉氏通姦迨劉氏改嫁與呼萬罄為妻不能續舊輒獨自起意用剔刀將呼萬罄謀砍身死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將軍所咨李少幅合依姦夫起意殺死親夫斬立決例擬斬立決事犯在

恩詔

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以前係姦夫起意殺死親夫罪干斬決毋庸查辦至呼劉氏因前夫病故與李少幅通姦經伊翁查知將該氏改嫁與呼萬鑾為妻過門後並未再與李少幅續姦其後夫呼萬鑾被李少幅謀砍身死該氏回住母家訊不知情若按因姦致夫被殺律罪應擬絞第該氏與李少幅通姦究在未經再醮之先改嫁後並未與之續舊較之過門後招引姦夫至家續姦致夫被殺者情節為輕若仍擬以繯首未免無所區別既

被殺者情節為輕若仍擬以繯首未免無所區別既
據該將軍隨案聲明自應按律量減問擬呼劉氏應
於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候律上量減一
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係犯姦之婦杖決流贖事犯
在光緒十五年二月初四及十七並三月十六等日
恩詔
以前係姦夫自殺其夫姦婦不知情量減擬流應准
援免並免收贖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該將軍咨稱
無干省釋屍棺飭屬領埋等語應如所咨辦理

附吉林案劉生

此案劉生先與妻前夫之女劉氏通姦嗣因劉氏許

配趙潰為妻該犯復向求姦不允又聞趙潰欲携眷
他往慮恐日後往來不便輒起意將趙潰謀毒身死
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將軍所咨劉生除與妻前夫
之女通姦罪止擬徒輕罪不議外合依姦夫起意殺
死親夫姦夫斬立決例擬斬立決事犯在光緒十五
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
以前係姦夫起意殺死親夫罪干斬決毋庸查辦該
將軍咨稱趙劉氏與劉生通姦係在未婚以前迨出
嫁後悔過拒絕未便仍與姦婦一律科斷且趙潰之

死若非該氏首告殊難破案核其情節實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遍查律例並無治罪專條自應比例問擬趙劉氏應比照姦夫自殺其夫未婚妻果不知情即於姦婦不知情絞律上減流倘實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事由姦婦破案者再於流罪上減為杖一百徒三年例擬杖一百徒三年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追取贖銀冊報入官該氏飭令夫兄趙富領回聽其去留劉張氏訊無知情同謀情事應毋庸議屍棺飭埋等語查趙劉氏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二月初四及

十七並三月十六等日

恩詔

以前係比照姦夫自殺其夫未婚妻並不知情累減

擬徒應准援免並免收贖餘如所咨辦理

河南司 光緒十四年

査例載男子拒姦殺人若先被雞姦後經悔過拒絕確有証據復被逼姦將姦匪殺死者無論謀故鬭殺不問兇犯與死者年歲若干悉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陳方於光緒七年正月路遇素識胡道士邀伊至其家飲酒是時伊年十九歲胡道士二十二歲被胡道士設計用酒灌醉強姦已成驚醒掙脫羞忿難堪因值醉後身軟又素知胡道士力大難敵回向伊父陳聚告知欲邀人往尋胡道士不依伊

殺一死姦夫

父因係醜事囑令隱忍從此總未見面後於十二年
八月夜間陳方在茹清福場院赤身乘涼睡熟胡道
士茹椽子蘇潮等亦在場內歇宿胡道士乘伊睡熟
覆壓身上又欲圖姦陳方驚醒不依喊罵經茹椽子
蘇潮起身查問陳方即將往年被胡道士謀醉強姦
已成及此次又欲圖姦情由向告茹椽子等均斥胡
道士之非胡道士並未分辯旋各睡歇陳方因胡道
士一再欺辱氣忿起意乘睡砸傷洩忿即用石將其
頭上砸傷殞命茹椽子等驚起看明喊同屍親報驗

該撫以此案兇犯陳方供被胡道士乘醉雞姦一層
在該縣獲犯驗訊初詳所叙犯供證供均無一字提
及而證供兇犯用石砸死胡道士時事在天明證人
並未在場經見與現詳所叙情節亦多不符就謂該
府覆審得實現供可憑然胡道士乘醉雞姦究止兇
犯與證人兩相吉述之詞向不准作為死者生供即
不能據以定讞此案如供係拒姦起衅委無別故但
既無死者生供又無當場的確證佐及屍親供認可
憑死者僅止長於兇犯四歲於例自應比照擅殺擬

抵本無疑長該府等因近奉通行有姦盜案内擅殺
應死罪人照律滿杖之條而救生不救死之念不覺
橫梗於中一味將乘醉雞姦應否照强論絞作意糾
纒竟忘其事隔多年並無死者生供事等指姦理難
作准也乃復謂用酒圖姦無異用藥迷竊以見乘醉
雞姦必當照强論絞尤爲周内不知藥能迷人即能
殺人圖財害命雖竊同强於法本難曲宥若用酒圖
姦是在死者先有不敢悍然行强之意其或見色生
奸將良家婦女設法誘至他處教令妻妾用酒强行

灌醉潛肆欺姦跡其詭計陰謀寔屬情無可貸照強論絞可也若婦女本自輕佻被誘後又復貪圖酒食覥顏與男子聚飲任聽灌醉致被姦污此等寡廉鮮恥之婦女要不得謂為無罪律所以有刁姦同罪之科也是用酒圖姦婦女情事不同罪亦各異從無一概照強論絞之理況男子羣聚州處飲食遊戲事所時有設謂乘醉雞姦即可不問情事及有無生供概從深文謂與用藥迷竊無異煆煉成獄欺抵於死此端一開不惟不足以懲儆淫惡竊恐酗酒行兇之輩且

得藉以生其狡供避就之奸殊失慎重民命之道所有男子乘醉雞姦嗣後應如何分別定擬其有事隔多年應否仍以死者生供為據死者與凶犯年歲應否亦照男子拒姦殺人例分別計算均請部示核覆等因

本部查男子拒姦殺人分別年歲及死者有無生供科罪之條係指未被姦污之男子拒斃圖姦未成罪人而言若已被姦在先復被逼姦將姦匪殺死例內指明不問凶犯與死者年歲若干悉照擅殺擬絞至設計灌醉雞姦已成之案向亦俱照刁姦科

斷其因事隔多年復被逼姦將其致斃自不得因此逭其繯首重罪另生異議今陳方先被胡道士設計用酒灌醉强行雞姦巳成該犯因係醜事隱忍嗣該犯夜間在院乘涼睡熟又被胡道士欲行圖姦該犯驚醒不依經在彼住歇之茹椽子等起身查問該犯即將往年被姦及此次復欲圖姦情由向告茹椽子等均斥胡道士之非胡道士並未分辯旋各睡歇該犯氣忿起意乘睡用石將其砸傷殞命該府以胡道士謀醉陳方姦污巳成應以强姦論絞遂援擅殺姦

並案內應死罪人通行謂陳方可照擅殺應死罪人
律擬杖完結並引冒姦婦女及乘睡雞姦等成案謂
睡熟被污非出情愿不宜但以刁姦科斷該司謂用
酒迷姦與用藥迷竊無異又以其供證不確欲於本例
上量減擬流無非一强字橫梗胸中遂致妄生枝節
該撫謂用酒圖姦是在死者先有不敢悍然行强之
意洵為至當不易之論但該犯被其灌醉雞姦後即
使當時控告到官有死者生供可憑亦應按刁姦科
斷若謂事隔多年並無死者生供始擬繯首及所供

設計雞姦已成事等指姦是於强和之别所見尚未
確切律註明言凡問强姦須有强暴之狀婦人不能
掙脫之情亦須有人知聞及損傷膚體毀裂衣服之
屬方坐絞罪若無前項重情即在婦女尚不得逕科
以强罪豈有男子雞姦因其用酒灌醉遂可以强論
乎且男子拒姦殺人本例並無分别强姦圖姦明文
原以男子羣聚州處飲食嬉遊事所恒有非若婦女
獨處閨幃不得覿面戲謔者可比故定罪但論拒姦
之是否確鑿不復分别强姦圖姦其强行雞姦擬絞

之例係指誘去良家子弟寔有强情者而言與此條
不容牽混矧該犯被姦後業經隱忍尤與强姦之意
絶不相合至冒姦婦女因其冒為本夫乘睡行姦情
形極為狡惡故不得不以强論若男子雞姦有何冒
之可言該府乃引冒姦婦女之案相提並論尤屬擬
不於倫總之該府等誤會用酒灌醉為强姦遂不恤
摭拾成案妄為比附誠知此案死者之不得以强論
則所引各例各案其為深文周內不辨而自明凡遇
有此等案件自應仍照男子拒殺例擬絞毋庸更為

分別第原沓內既稱該縣初詳所叙犯供証供均無
一字提及與現詳情節多有不符案情是否屬寔本
部無從懸擬應令該撫速飭研鞫確情按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可也

光緒十四年

山西司　光緒十四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嚴究起衅致死根由不得僅憑凶犯一面之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劉常與宋添源素好無嫌宋添源賣布營生劉常賒欠宋添源布錢八百文言明隨後歸還嗣宋添源因有要需赴劉常家索討前欠劉常因手中無錢許赴隣村張羅歸還令宋添源在其父劉生花房内坐歇劉常出去借貸初更時宋添源赴劉常之妻程氏房内點火即向調戲求姦程氏不允喊罵適劉常由外回家聞

光緒十四年

山西司光緒十四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嚴究起衅致死根由不得僅憑凶犯一面之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劉常與宋添源素好無嫌宋添源賣布營生劉常賒欠宋添源布錢八百文言明隨後歸還嗣宋添源因有要需赴劉常家索討前欠劉常因手中無錢許赴隣村張羅歸還令宋添源在其父劉生花房内坐歇劉常出去借貸初更時宋添源赴劉常之妻程氏房内點火即向調戲求姦程氏不允喊罵適劉常由外回家聞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聲趕進查問程氏告知情由宋添源正欲逃逸劉常
氣忿揪住宋添源髮辮順取炕洞燒紅烙鐵連烙傷
其右額角等處宋添源倒地滾罵程氏用艾火炙傷
其右胯等處劉常又用烙鐵連烙傷其右肩甲等處宋添
源愈加辱罵劉常起意將其眼睛挖出成篤撩棄烙
鐵騎坐宋添源身上壓住其兩手向程氏攜取剪刀
片將其兩眼睛剜出經鄰佑劉生全趨至勸歇詢悉
情由宋添源移時殞命報驗獲犯審認不諱該撫將
劉常依本夫殺死圖姦未成罪人照擅殺律絞例擬

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該犯劉常因宋添源索討賒欠布錢無措許赴鄰村張羅歸還囑令在伊家等候如果宋添源向伊妻程氏調姦該犯回家聞知將宋添源髮辮揪住用燒紅烙鐵連烙致傷伊妻程氏亦用艾火灸傷自係一時忿激所致惟該犯回歸時已初更何能有燒紅烙鐵在炕洞存放即程氏所持艾火又係從何覓來於黑夜倉猝之間得以順便取用已非情理所有況宋添源被該犯揪獲後連烙致傷並不掙扎亦未還手迨倒地辱罵斯時未被

揪扭撳按何以任令該犯夫妻連烙炙傷並未起身
爭鬬更出情理之外該犯當被死者辱駡起意挖瞎
眼睛成篤之時亦斷非一人所能為乃謂該犯騎坐
死者身上壓住兩手用剪刀片將其兩眼睛剜出並
無幫同下手之人殊難憑信檢閱屍格死者被烙
及炙傷至十餘處之多復剜瞎兩眼成篤迹其下手
凶狠情形難保非該犯因被死者逼索欠錢無償預
將烙鐵燒紅存放坑洞蓄意致死事後揑詞支飾希
圖避就如謂該犯係因死者調姦伊妻起衅何以伊

妻喊罵恰值該犯回歸聽聞此外旁無証佐雖有伊
父劉生花在家却因耳聾患病卧床並未傳案取供
即鄰佑劉生全趨至勸歇僅係事後向該犯問知情
由亦不得據以為証承審之員於此等人命重案並
不詳細推究率據捏飾含混供詞遽將該犯照擅殺
定擬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
關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
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光緒十四年

山西司光緒十四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嚴究致死確情不得任聽揑飾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郝栁禮與武海珠素識無嫌喬張氏係郝栁禮緦麻表妹出嫁與喬富為妻降為無服嗣郝栁禮與喬富至村廟觀劇起更時喬張氏獨自在房做活武海珠趨至向喬張氏調戲求姦喬張氏不從斥罵武海珠即將喬張氏仰面按在炕上强欲行姦喬張氏掙扎喊救致被撕破褲襠適喬富與郝栁禮回歸行至門首聽聞進院瞥見

刑律人命　殺死姦夫

喬富即邀允郝榔禮帮捉一同進房喊捉維時武海
珠尚未將喬張氏姦污即行鬆放起身欲逸郝榔禮
攔阻被武海珠拔刀扎傷郝榔禮取刀將刀格落砍
劃傷其右肩甲等處武海珠彎身拾刀郝榔禮砍傷
其髮際等處武海珠倒地滚罵郝榔禮又用刀砍劃
致傷其額顱等處經許萬選聞聲趕進勸歇詢明情
由武海珠移時殞命報驗審認不諱該撫以郝榔禮
雖係喬張氏外姻緦麻表兄喬張氏業已出嫁降為
無服並非例許捉姦之人惟既為本夫喬富糾往帮

雖係喬張氏外姻緦麻表兄喬張氏業已出嫁降為
無服並非例許捉姦之人惟既為本夫喬富糾往幫
捉即屬擅殺將郝梆禮依非應許捉姦之人為本夫
糾往捉姦殺死強姦未成罪人無論是否登時照擅
殺罪人律絞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 臣等詳核案情
該犯郝梆禮因喬富之妻張氏被武海珠按炕強姦
經喬富邀令幫捉同刀將武海珠砍劃多傷維時喬
富一同進屋目擊伊妻被武海珠淩辱情狀自必憤
恨難堪何以袖手旁觀毫無激迫之情該犯被武海
珠扎傷亦不上前幫助寔非情理所有況武海珠被
該犯砍傷倒地斯時既未被扭又未掀按乃任令該

犯用刀亂砍並不起身回毆謂無帮同下手之人尤難憑信檢閱屍格死者被砍至十餘傷之多半係骨損迹其下手兇很情形難保非另有起衅別情蓄意致死事後捏詞狡飾希圖避就如謂該犯寔係聽糾帮同捉姦何以張氏喊救之時該犯與喬富回歸聽聞如此巧值而此外絕無証佐僅於事後有隣人許萬選趕至勸歇恐所供向死者詢明情由亦係串捏之詞未可據以為証且係核原題審限該犯於初次解司則稱犯供翻異駁回追經該府審明解司又以

犯供復翻遲延至數月始行定案試思該犯乃聽從本夫糾往捉姦之人起衅之理甚直業經到案將寔情一一供明焉有兩次翻異之理究竟該犯所翻何供並未據詳細叙明尤恐有不寔不盡承審之員於人命重案並不詳細推究率據含混供詞遽照擅殺定擬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光緒十五年

福建司 光緒十五年

查律載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淩遲處死又例載親屬相姦將本夫商通謀死者姦夫斬立決又有服卑幼圖財謀殺尊長尊屬各按服制依律分別淩遲斬決均梟首示眾各等語此案雷鍾氏與緦麻夫姪雷惥發通姦起意同謀將親夫雷發郎殺死寔屬淫惡蔑倫自應各按律例問擬應如該督所奏雷鍾氏合依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淩遲處死律擬淩遲處死雷惥發合依親屬相姦將本夫商通謀死者姦

夫斬立決例擬斬立決該犯係因姦謀殺緦麻尊屬
例無加擬梟示明文惟查卑幼圖財謀殺尊長各按
服制依律分別淩遲斬決定例均應梟首示衆而親
屬相犯姦重於財卑幼圖財謀殺尊長罪至斬決者
定例既應梟首示衆則因姦謀殺緦麻尊屬亦應比
例加梟該督將該犯酌加梟示係為重倫常從嚴懲
創起見應如所奏辦理該犯婦等事犯在光緒十五
年二月初四十七三月十六等日
以前雷鍾氏係因姦謀殺親夫罪應淩遲雷嬲發係
恩詔

年二月初四十七三月十六等日

恩詔 以前雷鍾氏係因姦謀殺親夫罪應淩遲雷懇發係

因姦謀殺緦麻尊屬罪干斬梟均毋庸查辦餘如所

奏完結再此案於八月十一日交出到部因查核例

案是以未能依限具奏合併聲明所有臣等速議緣

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奏奉

旨

道光十八年

山東司 道光十八年

本部查殺死一家二命之案兇犯問擬斬梟罪名固重而死者一家二人同時被殺其情亦慘遇有此等案件自應詳訊確情按律擬斷方無枉縱今趙成舉因妻郜氏被鄰居劉楊氏等誆騙氣忿自經其子亦因斷乳餓斃該犯氣忿起意將劉楊氏等一併殺死如果劉楊氏等誆騙確鑿向來被騙之人殺死誆騙罪人亦有照擅殺定擬之案自可援照辦理惟詳核案情所稱劉楊氏等屢次誆騙僅據趙成舉一面之

詞其劉楊氏等如何誆騙及其事各在何年月日有
無証佐並未一一確叙是劉楊氏等誆騙一層尚有
疑似且其被趙成舉殺斃之時距邵氏自盡事隔兩
年其中難保無另有起衅別故該撫于此等緊要情
節並未研訊明確率謂死係誆騙罪人未便將該犯
趙成舉問擬斬梟殊屬含混罪名出入甚距究竟劉
楊氏等是否寔曾屢向邵氏誆騙及趙成舉有無起
衅別故案情既未訊明本部碍難懸揣應令該撫另
行研訊確情照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衅別故案情既未訊明本部礙難懸揣應令該撫另
行研訊確情照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湖廣司道光十九年

本部查嗣母因姦致死其女滅口擬斬之例必係衅
起因姦別無他故者方得援引至父母故殺子孫及
尊長為從謀殺卑幼各律例亦指有心致死並無預
謀兇情者而言今陳俞氏雖經伊嗣陳正富指破姦
情第陳正富係被陳正已圖謀財產及高良被逐挾
嫌商同謀斃並非陳俞氏因姦情敗露致死滅口且
陳正已等商謀之時該氏曾向阻止即其後有聽凴
打死一語亦由陳正已用言哄誘所致核其情節寔

止知而不阻並無同謀致死之心按平人知人謀害
而不阻當律止擬杖該氏係死者嗣母不得較平人
為重衡情酌斷不過問擬不應重律惟該氏與高良
通姦自應從重依軍民相姦本例科斷至嗣母殺子
致令絕嗣律文雖未載及而例內嗣母與繼母同論
所以補律之不倫引用即可類推其絕嗣一層查槁
母繼母非理毆故殺庶生及前妻之子若其夫現無
子嗣俱照律擬絞其夫另行婚娶則嗣母因姦將子
女致死滅口致令絕嗣亦當以現在有無子嗣為斷

女致死滅口致令絕嗣亦當以現在有無子嗣為斷

若謂承繼者別有應繼之人即可不作絕嗣論是親
生者設使其夫尚在亦將以尚可再生為嗣曲為開
脫殊失立法之意該撫又稱業儒匠藝之師徒同居
共食較奴僱尤親遇有殺害應否作一家論現有陳
苟子致斃蕭承湘同其學徒汪佑喜一案定擬恐致
錯誤一併咨部核示查殺一家三人律註云謂同居
雖奴婢僱工皆是誠以奴僱之于家長恩義至重故
應以一家論至儒業匠藝之師徒有犯雖照期功服
制分別問擬並非有服親屬其同居共食亦不過習

業未成暫行就食與奴顧之依賴家長為生者不同
律內既未將師徒指為一家即不必於律外推廣所
有陳苟子一犯自應仍照尋常鬥殺從一律科斷應
令該撫作速將此二案分別按例妥擬具報到日再
行核辦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安徽司 道光二十四年

該撫以程振業扎死余洸幅例應絞抵陳魚鷟孜砍
傷余金科正限外斃命例得減流其率先聚衆之王
建功若仍擬絞決似與二命均應寔抵者無所區別
倘竟照一命科斷擬以杖流置一家於不問又失之
過輕應否於絞決例上量減為絞監候仰照糾毆致
斃一命例擬以滿流例無明文如果原謀王建功罪
不致死既已在監病故例得准其抵命下手應絞之
程振業比例減流倘係應死人犯則雖監斃在獄不

謂之命已有抵應將程振業等仍照本例科罪首從
罪名均関出入即秋讞衡情亦介疑似並援引直隸
省從前辦過崔進海毆死范得茂年並毆傷范青山
正限外身死一家二命成案咨部核示本部查糾衆
毆斃二命之原謀罪止擬流若死係一家則罪應絞
決者原以重一家二命也第一命必有一抵若內有
不應抵者則不得以二命論即無一家可言向來辦
理此等案件均將首犯仍依致斃一命案內之原謀
問擬不獨崔進海一案為然今王建功糾邀程振業

陳魚鶯孜致斃余洸幅余金科叔姪一家二命內余
金科係死在正限外餘限內其下手之陳魚鶯孜例
得聲請減流是所斃二命既非全應寔抵則不得謂
之一家二命首犯王建功即應從一科斷照致斃一
命案內之原謀擬以滿流以示區別在首犯王建功
祗應依原謀律擬流並不照毆死一家二命例絞決
監斃在獄例得准其抵命其另斃余洸幅之正兇程
振業一犯亦當即予照例減等科罪未便一事兩引
別生异議該撫所稱應否於絞決罪上量減為絞監

候之處殊覺無所依據應否庽議惟查程振業扎砍
余洸幅當時身死傷痕奇重可知即陳魚鶯孜輙將
余金科左脚從腕剁落下手亦極狠毒誠恐該犯等
懷挾私讐另有重情自應核寔究辦期無枉縱現據
該撫僅舉大略本部無從察核應令該撫再行訊明
確情分别妥擬錄敘全案供招具報到日再行核辦
可也

河南司 道光二十五年

臣等查因鬬誤殺其人子女例應依鬬殺科罪原以子女雖非所欲毆之人而子女之死實由該犯毆傷所致故誤殺即與鬬殺同科則因鬬誤殺一家三命自可即照毆殺一家三命例問擬斬決今該犯周抓與周柴氏爭毆以致推倒引火之物失火延燒誤斃其子女三命實非該犯意料所及與三命皆由手毆致斃者情節有間若因例無專條竟依毆死一家三命例問擬斬決殊覺漫無區別復查道光二十年四

川省題官潮新因與黃體安爭毆格落火爐延燒房屋致燒斃黃貴黃吳氏夫婦一家二命一案該省因與實在鬬殺者有間未便科以毆死一家二命絞決之罪將官潮新依因鬬而誤殺旁人律從一科斷問擬絞候經 臣部照擬核覆題准在案現在周抓誤斃三命較官潮新之案情事雖同究多一命如仍從一科斷僅擬絞候似置三命於不論惟因鬬毆失火誤斃一家三命較之手毆誤斃一家三命者情事為輕比例酌斷即謂罪坐所由自可將周抓照因鬬誤殺

其人子女之例問擬絞候因係一家三命從重加擬

比例酌斷即謂罪坐所由自可將周抓照因鬬誤殺
其人子女之例問擬絞候因係一家三命從重加擬
絞決已足蔽辜該撫將該犯按按毆死一家三命例
問擬斬決未免情輕法重應即更正周抓一犯應改
照因鬬毆而誤殺其人子女依鬬殺科罪於鬬殺絞
監候律上加擬絞立決

奉天司咸豐四年

奉天司咸豐四年

查殺死一家三人律註云同居雖奴俾雇工人皆是或不同居果係本宗五服至親亦是等語詳繹律註蓋以本宗有服親屬恩義相維雖不同居應以一家論即家長之於奴婢雇工亦有專制之義廝養之恩名分綦嚴既經同居亦應以一家論若合夥營生之人雖係同居共財惟究非親屬可比亦無名分可言自不得謂為一家致與律意不符此案呂洪遠戳傷徐長富胡尚廣各身死查死者雖係夥開歇店同居

共財究與親屬之尊卑有序者不同亦與奴雇之名分相關者各異設使死者自相殺傷亦止應以凡鬪定擬與奴雇有服親屬之自相殺傷應分別科斷者迥殊則致斃合夥營生二人自不得與致斃一家二命相提並論應從一科斷所有呂洪遠一案應令該侍郎作速審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山東司 咸豐六年

查例載致死一家二命係一故一鬭者擬斬立決奏
請
定奪又律載故殺人者斬監候又抑勒妻妾與人通姦者
本夫杖一百婦女不坐離異歸宗各等語又道光十
九年間本部議覆該撫具題鄧三因王太和抑勒其妻
王孫氏與鄧三通姦嗣因無力資助致被拒絕鄧三
與王太和爭毆將王太和王孫氏一併故殺經該撫
聲明王太和抑勒其妻賣姦夫婦之義已絕王孫氏

律應離異不得謂之一家將鄧三依故殺律從一科
斷擬以斬候經本部照擬題覆在案此案崔小有因
白庭華貧苦難度抑勒其妻白劉氏賣姦該犯與白
劉氏姦宿嗣以無力資助致被拒絕該犯心生氣忿
與白庭華口角爭毆用槍頭將白庭華扎傷身死並
將趕護之白劉氏故殺捐命該撫以姦夫毆死抑勒
賣姦本夫並故殺姦婦二命應否作一家科罪律例
並未指明細繹殺一家三人律註同居共爨即屬一
家則未經離異之妻亦應作一家科斷惟查道光十
九年間辦過成案鄧三故殺抑勒其妻賣姦之王太

家則未經離異之妻亦應作一家科斷惟查道光十
九年間辦過成案鄧三故殺抑勒其妻賣姦之王太
和夫婦二命聲明本夫抑勒其妻賣姦夫婦之義已
絕姦婦律應離異不得謂之一家將鄧三照故殺律
從一科斷核與此案情事相同蓋依成案而論婦人
一犯離異無論其事曾否發覺不得為本夫一家之
人催小有應從重照故殺律問擬斬候若推詳律意
同居共爨即謂一家不原其人之是否親屬應否歸
宗應照致死一家二命一故一鬬問擬斬決案關監
候立決出入未便率行定讞咨部核示等因本部查

姦夫毆死抑勒其妻賣姦之本夫並故殺姦婦二命之案遍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專條惟既有辦過成案可循即應遵照辦理今崔小有因白庭華抑勒其妻白劉氏賣姦該犯與白劉氏姦宿嗣以無力資助致被拒絕心生氣忿與白庭華口角爭毆用槍頭將白庭華扎傷身死並將趨護之白劉氏故殺殞命是白庭華抑勒其妻賣姦夫婦之義已絕白劉氏既係律應離異之婦不得為白庭華之妻即不得謂之一家衡情定擬自應援照該省鄧三成案從重仍按故

家衡情定讞自應援照該省鄧三成案從重仍按故殺本律問擬應令該撫速飭審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河南司

咸豐八年

河南司　咸豐八年

臣等查率衆共毆致死一家二命不問共毆與否即應絞決為從下手傷重至死之犯均應絞候是二命應有三人擬抵不容稍涉開脫詳核案情李泳溫因向杜青敬等挾嫌糾衆尋毆其刀械交加為時不過頃刻何以李溵卿等動手時天未大亮不能辨清部位獨至李泳溫槍扎胸膛輒稱天色已明認清殊非情理查李泳溫携有小刀並非未持寸鐵何以舍刀不用必俟接槍後方始行兇且一刀一槍手中持械

愈多愈覺難於運用是所稱接槍連扎之語顯有不實況杜青敬胸膛一傷既稱係李泳温槍扎為重至杜書香肚腹被槍扎傷透內李泳温並未下手豈從犯內竟無毆有重傷之人如謂攢毆人衆何人下手難以辨別惟傷重係屬槍傷斯時持槍者僅止王淋李潑卿二人究係何人所扎無難細心推鞫乃遽以亂毆不知先後輕重亦坐原謀殊不知尋常糾毆之案一命祇有一抵故亂毆不知先後輕重罪坐原謀無虞避就此案係率衆共毆致死一家二命首從各

無虞避就此案係率衆共毆致死一家二命首從各
犯均係應抵之人豈得因首犯業已監斃輒稱一命
係首犯所扎一命係屬亂毆亦以首犯坐罪僅將餘
犯科以傷罪竟置下手傷重致死之例於不問致一
家二命現無擬抵之人案情既未確鑿引斷亦未允
協罪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
核例意提犯研訊明確按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同治七年

直隸司　同治七年

查律載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又例載聚衆共毆致死一家二命者將率先聚衆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擬絞立決為從下手傷重至死者擬絞監候各等語律例判分兩門引斷不容牽混如既將首犯照率行聚衆之例問擬立決則聽糾致斃一命之犯即應照為從下手傷重例問擬絞候不得牽引尋常共毆之案致涉兩歧若核其案情與例意尚有未符尤不得因死係一家二命率照此例定擬以致

罪有出入此案劉武因向王潑沅索欠彼此口角王
潑沅用拳將伊毆傷經人勸散劉武以王潑沅負欠
不償反被毆傷心懷不甘邀允伊兄劉汶並弟劉泮
往找王潑沅理論各帶鈎杆等械防身偕往咔門王
潑沅聽聞持撲刀鎗出迎劉武理論王潑沅不服混
罵劉武拾石擲傷其右眼胞等處王潑沅用鎗將劉
武鈎杆格落復用鎗向扎劉武奪獲撲刀鎗扎傷其
脊背歇手王潑沅之弟王潑清持本棍出護劉泮將
其攔住用鎗柄毆傷其左太陽王潑清混罵劉汶亦

其攔住用鎗柄毆傷其左太陽王溵清混罵劉汶亦
用撲鎗頭將其左胳膊扎傷王溵清向踢劉泮復用
撲刀鎗頭將其左腿肚扎傷倒地王溵沅王溵清越
日先後殞命該都統將劉武依共毆致死一家二命
將率先聚眾之人不問共毆與否例擬絞立決並聲
稱劉泮聽從其兄劉武等往與王溵沅爭毆將王溵
清扎斃係各斃一命將劉泮依共毆人致死律擬絞
監候等因咨部　本部查聚眾共毆致死一家二命
擬絞立決之例係指起意謀毆者而言若並無謀毆
之心祇係糾眾前往理論以致互相爭鬪毆斃彼造

一家二命自無庸牽行牽引遽擬重辟今該犯劉武因王潑沅負欠不償反被毆傷糾邀伊弟劉泮兄劉汶往找王潑沅講理致將王潑沅毆打身死劉泮等亦將王潑清共毆致斃死雖兄弟一家二命該犯並無糾毆情事自應仍照鬪殺共毆本律分別定擬即該犯等分持器械前往已有尋毆之心亦應訊取如何夥謀確供按例定斷方無枉縱該都統於該犯是否起意謀毆並未研訊明確遽照聚衆共毆致死一家二命例擬以緩決而又將毆斃王潑清一命之劉

家二命例擬以緩決而又將毆斃王澱清一命之劉泮照共毆人致死之律科斷不特案情與例意迥不相符亦且一事兩引自相牴牾殊非慎重刑章之道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懸殊本部凝難率覆應令該都統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同治七年

山東司 同治七年

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二罪俱發以重者論又查殺一家三命律註云同居雖奴婢雇工人皆是或不同居果係本宗五服至親亦是等語詳繹律註蓋以本宗有服親屬恩義相維雖不同居應以一家論即家長之於奴婢雇工亦有專制之義廝養之恩名分綦嚴既經同居亦屬以一家論若同鋪營生之人雖係同居惟究非親屬可比亦無名分可言自不得謂為一家致與律意不符此案時習因擅支辛金被鋪

東胡際明查知辭覆向索扣抵衣服口角爭毆因胡
際明有吿知同行使無處幫影之言一時忿激頓起
殺機用刀將胡際明立時砍斃並因劉春富上前捉拿
復用刀砍傷劉春富越日身死查死者雖係同居共
財究與親屬之尊卑有序者不同亦與奴雇之名分
相關者各異況殺死同主雇工及雇主各一命不得
以一家二命論仍從一科斷例內已有專條則致斃
鋪東及同鋪營生之人各一命更不得與致斃一家
二命相提並論仍應將該犯從其重者論該撫以時

二命相提並論仍應將該犯從其重者論該撫以時習所殺之胡際明劉春富係同鋪營生應以一家論將該犯依致死一家二命係一故一鬥例擬斬立決核與律意不符應即更正時習除鬥殺劉春富一命罪止絞候輕罪不議外應改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將該犯依致死一家二命一故一鬥擬以斬決之處應毋庸議該撫疏稱時習云云

同治七年

奉天司　同治七年

查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擬斬立決梟示酌斷財產一半給被殺二命之家養贍又律載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本夫姦所獲姦非登時殺死姦夫者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吉哈產於伊弟特英額糾約提窰善等將姦淫伊弟妻之吞吉訥殺斃訊不知情惟事後查知慮恐吞吉訥父母旋同報仇輒起意糾合貝窰善等將吞吉

訥父母二命鎗斃雖未同行實屬造意首禍自應按
例問擬應如該將軍所奏吉哈產合依殺一家非死
罪二人者擬斬立決梟示例擬斬立決梟示酌斷財
產一半給被殺二命之家養贍提窑善等聽從吉哈產
糾邀鎗斃呑吉訥父母二命在場加功亦應如所奏
提窑善除聽從特英額擅殺呑吉訥罪止擬杖輕罪
不議外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該將軍奏稱呑吉訥已經被害斌布琛
魏廸善嘎克達喜爾氏等均已病故應請免議屍棺

魏迪善嘎克達喜爾氏等均已病故應請免議屍棺
飭屬掩埋逸犯貝容善率迪善排產貞都善等照例
勒限嚴緝俟限滿有無弋獲另行審擬咨報核辦特
英額等所分馬匹鳥槍並由吉哈產名下酌斷財產
一半一併追出飭傳吞吉訥親屬收領等語均應如
該將軍所奏辦理再該將軍奏稱特英額當撞遇吞
吉訥與伊妻莫業喜爾氏通姦恐一人難敵隱忍僅
將伊妻斥詈追該氏羞愧自盡懷恨糾約率迪善等
將吞吉訥謀斃雖屬起釁有因但事後伊兄吉哈產
慮恐吞吉訥父母旋回報仇糾允貝容善等鎗斃吞

吉訥父母二命特英額自未便僅科以擅殺之罪應
將特英額合依與本城謀殺一人而行者殺三人案
內造意不行之犯俱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例擬斬立決台費善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
候等語臣等查本欲殺一人而行者殺三人造意不
行擬斬立決之例係指謀殺凡人而言因事由該犯
造意首禍以致慘斃多命故特加擬立決以昭炯戒
若本犯欲殺之人律不應抵其另斃二命係屬他人
起意該犯僅止聽從同行自不得援照殺三人造意

起意該犯僅止聽從同行自不得援照殺三人造意

之例遽擬重辟亦不得將並未加功之犯率照加功
律問擬以致案情與例意逈不相符今特英額因撞
遇吞吉訥與伊妻莫業喜爾氏在林內行姦即屬姦
所獲姦該犯恐一人難敵當時隱忍將伊妻斥詈致
氏羞愧自盡忿激起意糾邀率廸善等將吞吉訥謀
斃死係姦淫伊妻罪人雖殺非登時究由忿激所致
自應照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之例擬以滿徒其謀
殺吞吉訥父母二命係伊兄吉哈產造意主謀該犯
聽從同往並未起意迨貝寄善等將吞吉訥之父母

鎗傷致斃該犯與台費善亦未加功按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罪應擬流自應與台費善均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擬流三千里方與定律相符乃該將軍既將起意糾邀鎗斃吞吉訥父母二命之吉哈產照殺一家二人例擬以斬梟復將本夫非登時殺死姦夫並聽糾謀殺未加功罪止擬流之特英額援引殺三人造意不行之例擬以斬決並將謀殺未加功罪止擬流之台費善擬以絞候引斷均屬錯誤應即更正特英額台費善均改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杖一

正特英額台費善均改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杖一
百流三千里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飭令該將軍遵
照辦理逸犯貝寄善等應令該將軍飭緝務獲究辦

直隸

同治十年

直隸司　同治十年

職等查女婿與妻父母有義絕之狀各依常人論之律載在干名犯義門內係指所犯許相告言而言原以翁婿之名分即從夫妻而起若如律註所云身在遠方妻父母將妻改嫁或赶逐出外重別招婿等類已無恩義可言即屬義絕故律許互相告言不在得相容隱及干名犯義之列其因義絕有犯殺傷應否以凡人論斷律例均無明文檢查向辦成案亦不盡一細譯律註所云義絕之狀等語本係兼指婿與妻

父母兩層如謂可包殺傷在內即如妻父母有義絕
之狀被婿殺死或將婿致斃是妻父母已不以尊長
自居酌照凡人定擬辦理尚無窒礙倘婿有義絕之
狀將妻父母毆斃或將妻父母謀殺是妻父母並不
失為尊長之道若概照凡人定擬豈得為情法之平
核與律內各依凡論各字之義亦屬未能符合全在
司讞者准情酌理引斷自無岐誤至擅殺罪人之律
載在捕亡門內原指捕役殺死罪囚而言例內始有
事主捕人擅殺姦盜及別項罪人分別治罪之條然

必實係事主及捕人方可照擅殺科斷若女婿與妻

必實係事主及捕人方可照擅殺科斷若女婿與妻
父母果犯義絕律以常人論已有差等並無有犯照
擅殺定擬之文況案關一家二命尤不得率行援引
致與例意不符今孫禎因妻父賈愷嫌伊家貧不令
將伊妻接回逼寫休書意欲將女另嫁迨該犯屢次
往接復聲言再接定行捆縛害死均係空言即使賈
愷等果將伊妻嫁賣致被該犯殺斃按照翁婿義絕
之律亦祇可照凡人分別謀故鬥殺按律定擬核與
應捕之人殺死罪人迥不相同該督聲稱此案翁婿

之義已絕未便再照緦麻尊長論斷將該犯照平人殺一家非死罪二人例擬斬立決梟示辦理已有區別若如該司所議以死者逼寫休書即屬罪人該犯係屬應捕改照擅殺罪人律擬絞不知婿之與妻父母服制攸關有犯殺傷律內並無照凡門定擬之文其援照訴訟門內果有義絕之狀依常人論之律科斷已屬酌量辦理若再照凡人擅殺定擬無論謀斃外姻尊長一家二命不應辦理如此輕率設如逼寫休書之時彼此分爭或致貫愷將該犯毆斃勢必照

休書之時彼此分爭或致賈愷將該犯毆斃勢必照

罪人拒捕殺人律科罪於理既覺難通立言亦屬不順檢查舊案有夫因妻嫌伊家貧逼令將其休棄潑鬧不休致被伊夫殺死者有妻父因婿將伊女嫁賣查知爭鬥將婿毆斃者均照毆死妻及毆死緦麻卑幼本律問擬並不照擅殺罪人科斷則妻父母有犯義絶被婿致斃其不能照擅殺定斷即可隅反雖此等案情從前亦有照擅殺定擬成案平情而論究屬未甚允當且與此案情節亦屬大相懸殊似未便援以為據 職等再四酌核該犯孫禎挾妻父母不令將伊

妻接回逼寫休妻之嫌謀砍妻父母致斃案關謀殺
一家二命該督聲稱翁婿義絕未便按服制論斷照
常人殺死一家二命例定擬尚屬允協似可照覆所
有該司改照擅殺罪人律擬絞之處應毋庸議是否
仍恭候
鈞定

山西司 同治十一年

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又二罪相等者從一科斷又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擬斬立決梟示又殺死同主雇工及雇主各一命者不得以一家二命論仍從一科斷又農民雇倩工作之人平日素無主僕名分者如有殺傷各依凡人科斷又雇工人等干犯舊家長之案如肇衅在辭工以前者均即照雇工人干犯家長各本律例分別定擬其辭出之後別因他故起衅者仍以凡人論各等語溯查殺死同主

雇工及雇主各一命不得以一家二命論一條係道光二年間湖北巡撫題劉允高與同姓不宗之劉順悰俱受雇鄧添元肉鋪內幫工均無主僕名分劉允高因劉順悰斥伊怠惰口角爭鬧用刀將劉順悰戳斃復被鄧添元捉住不能脫身並觸鄧添元平日偏聽劉順悰挑唆之嫌起意將鄧添元一併戳傷身死該省聲稱劉順悰係鄧添元家雇工又同屋居住應以一家論將劉允高依致死一家二命一故一鬬例擬斬立決經本部查劉允高與劉順悰俱在鄧添元

鋪內帮工均無主僕名分彼此同屬一家其將劉順悰毆傷致斃並故殺鄧添元身死核與殺死他人一家二命者不同將劉允高依二罪俱發從重論故依故殺律問擬斬候並奏准纂為定例雇工人干犯舊家長分別治罪一條係道光十二年本部議覆御史金應麟條奏定例一指殺死同主雇工及雇主各一命均無主僕名分而言一指素有主僕名分之雇工干犯舊家長而言至並無名分雇工辭出後殺死同主雇工及雇主各一命兇手與死者已不同居應否

照平人殺死一家二命問擬例內並未分晰指明惟
查殺死一家三人律註云同居雖奴婢雇工人皆是
或不同居果係本宗五服至親亦是等語詳繹律註
蓋以本宗有服親屬恩義相維雖不同居應以一家
論即家長之于奴婢雇工亦有專制之義廝養之恩
名分綦嚴既經同居亦應以一家論若農民佃户雇
倩耕種工作之人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
為使喚服役雖係同居究與親屬之尊卑有序者不
同亦與奴雇之名分相關者各異設使死者自相殺

傷亦止應以凡鬭定擬與奴雇及有服親屬之自相

傷亦止應以凡鬬定擬與奴雇及有服親屬之自相殺傷應分別科斷者迥殊自不得謂為一家致與律意不符即謂死者雖無主僕名分既係同居共食此等兇惡之徒逞兇慘斃人雇主雇工二命情節較為兇殘酌照殺死一家二命例科斷尚非失之於苛然必實係無干之人因別事殺死旁人雇主雇工二命方可援照科斷若先曾同主傭工被辭後殺死舊日雇主及雇工各一命其有主僕名分者例應分別肇衅是否在辭工以前不與平人一體同科則無主僕

名分者自不能置起衅根由於不問轉較平人治罪
反重即不待辯而自明此案李項仔與岑受同在曹
中葶家傭工均無主僕名分岑受常向曹中葶前用
言將李項仔挑唆致被辭覆該犯于尚未辭工以
前心懷忿恨將岑受及曹中葶殺死即與劉允高之
案情節相同自不能不照凡人例從一科斷今該犯
於辭工月餘之後與楊凝伴仔會遇提及前事糾邀
楊凝伴仔同謀將曹中葶岑受一併殺斃雖與劉允
高案情稍有不符惟究因被辭覆無處傭工所致尚

高案情稍有不符惟究因被辭覆無處傭工所致尚

屬一衅相因無論死者並無主僕名分例不得照一家二命科斷即以一家而論該犯肇衅之由實在未經辭工以前亦與別因他故起衅致斃旁人雇主雇工二命者不同該撫以李頂仔係與岑受同主傭工本屬一家不得以致死一家二命定擬雖殺訖係在辭工以後而肇衅實在同主之時揆諸一衅相因之義似不得以一經辭工為非同主竟將同主雇工之例置而不論最為情法之平復聲明例內究未分晰指明援引恐有出入應咨部示覆等因不知案情百

出不窮律例斷難賅備全在司讞者詳核情節叅稽例意定斷自不虞有枉縱若不問被殺者有無主僕名分及起衅根由係因雇主雇工二命即將該犯照殺死平人一家二命例定擬非特輕重不得其平且與雇工干犯舊家長分別情由科罪之例亦多所牴牾衡情定擬應將該犯李頂仔從一科斷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庶與例意相符惟該撫僅畧舉數語並未將全案供招送部本部碍難懸擬應令該撫速飭審明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速飭審明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四川司光緒三年

臣等查殺一家三命律註云同居雖奴婢雇工人皆是或不同居果係本宗五服至親亦是等語詳繹律註蓋以本宗有服親屬恩義相維雖不同居應以一家論即家長之於奴婢雇工亦有專制之義廝養之恩名分綦嚴既經同居亦應以一家論然必實係受雇傭工素有主僕名分者方可謂之一家倘係農民佃戶雇倩耕種工作之人平日共作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雖係同居第素無主僕名分如

有殺傷例内載明各依凡人科斷不與主僕並論則旁人致斃主雇二命内雇工一命係並無主僕名分之人即不得以一家論今饒茂方因向羅王氏索討餘欠芋麥爭角用鉄鋤將其毆傷復因任洪蕣攏拏亦將其毆跌受傷各身死如任洪蕣係羅王氏家受雇傭工素有主僕名分既經同居該犯饒茂芳將其主雇二人鬥毆致斃自應照律以一家二命論若任洪蕣雖與羅王氏同居係雇倩耕種工作平日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並無主僕名分者即應照

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並無主僕名分者即應照
非一家論從一科斷惟檢查供勘僅稱任蕣蕣係羅
王氏同居雇工究竟有無主僕名分並未詳細聲叙
殊涉含混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攸關 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督再行提集犯証研鞫確情核定聲叙明
晰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者四年

河南司　光緒四年

又殺一家非死罪三四命以上兇犯之子寔無同謀加功年在十五歲以下與兇犯之妻俱改發附近充軍地方安置若被殺之家寔係絕嗣將兇犯之子年未及歲者送交內務府閹割奏明請

旨分賞各等語此案王萌云云該署撫奏稱王萌之妻江氏訊不知情應即照例緣坐依例改發附近充軍王萌之子王妮年未及歲查被殺張全廾等家內尚有張大福一人承嗣應即照例將王妮隨同犯妻一併

改發附近充軍惟被殺張全升本房僅止張大任一
孫就本房而論固已絕嗣但本房被殺未及三命可
否將王妮免其閹割之處聽候部議等語查殺一家
三人例內止言被殺之家寔係絕嗣似不得推及有
無應繼之人亦不得於一家之內再行分別本房被
殺人數致形牽强茲張全升與弟張進升及伊孫張
大任等一家被王蓢等殺斃至九命之多極為殘慘
雖張全升尚有姪孫張大福一人惟張全升與弟張進
升及伊孫張大任被殺寔已絕嗣未便以張全升本

升及伊孫張大任被殺寔已絕嗣未便以張全升本房被殺未及三命而張大福尚可為張全升等承嗣之人將兇犯之子遽免閹割致留餘孽應將王妮照例送交内務府閹割所有該署撫聲稱可否將王妮免其閹割之處應毋庸議

[illegible] 光緒六年

湖廣司 光緒六年

呂等詳核案情該犯蔣潆佳向楊燦椿用槍戳劃之時楊燦椿如果持鎗在手即不點向轟放亦當用以抵格乃連次受傷並未一向還手已屬可疑鳥鎗攻遠則易攻近則難楊燦椿既被戳傷則兩人對面近在咫尺就使持有鳥鎗尚恐點放不及何至砂子飛開將該犯轟傷後尤從容轉身復裝砂藥與逼近情形迥乎不同況火器為害最烈一經受傷即性命攸關蔣潆佳如果被轟多傷自難舉動如常乃猶挺身

健聞持槍向戳殊非情理所有見証孫懷有既供係
當場目覩理宜早向趋勸何始終默無一語直至死
者兄弟受傷倒地始行喝住種種情節疑竇殊多案
関一家二命尤難保無揑飾情弊臣部礙難率覆令
該撫再行研鞫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江蘇司　光緒八年

臣
等查此案前據該撫以徐大曾聽信莊維之言遂
主持將莊斗等活埋致斃並稱徐大曾係屬圩董如
不應允莊維等俱不敢埋是徐大曾非莊維未必遽
存殺人之心而莊維非徐大曾則不敢遂行殺人之
事造謀者欲殺人而不敢得主謀者而後殺之如反
掌衡情定罪自應以主謀者為首等因咨部核示經
臣
部以案情尚未研訊明確僅畧舉數語無從懸斷
咨覆去後茲據該督等全案訊明將莊仕藹莊慶佃

依殺一家三人從而加功斬律各擬斬立決莊得佃
莊硯佃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各擬杖一百流三
千里先行定地發配折責安置莊得佃等事犯到官
雖在光緒七年五月十四日
恩詔以前情節較重不准援減查核情罪均屬相符應如
所奏完結至徐大曾一犯該督等從重問擬發遣監
候待質自係因莊寬在逃酌量辦理惟詳核案情徐
大曾身充圩董開設私槽抽收鹽利明係著名土霸
附近居民咸聽伊指揮是無人不受其制獨莊斗等

附近居民咸聽伊指揮是無人不受其制獨莊斗等

弟兄敢與抗衡爭利該犯豈能甘心當其率衆捆拏時一呼而聚集二三十人分持刀械抬鎗該犯一人騎馬督押迹此兇橫氣燄非欲殺人而何乃謂綑縛將行送官試問因窩頓私塩聚衆爭奪係屬大干法紀之事該犯有何理直而敢欲送官乎無論莊寬在逃莊維已死該犯所供不足憑信即使實係莊寬恐將來受害以不如活埋之言向該犯相商而該犯畧無疑顧即同稱埋就是了衆人方行動手是殺人之言雖出於莊寬之口其時謀尚未定得該犯一言而其

意始決其事始行況衆人皆惟該犯馬首是瞻莊寬又何能為主以勢而論該犯固係罪魁以情為衡該犯亦屬禍首與尋常甲欲殺人謀意早定特邀乙為畫策者逈不相同未便拘泥此說致使一家四命重案首犯罪名無著且該犯事後將屍母屍妻騙至伊家關禁勒令賄和並主使伊父捏砌情節赴京具控種種兇狡無非自知罪重多方希圖脫卸今該督等既將該犯家產斷給死者家屬是已待以為首之法而科罪則照為從加等定擬不特辦理兩歧且名為

而科罪則照為從加等定擬不特辦理兩歧且名為
加重實則從輕出入甚鉅應令該督詳繹例意另行
妥擬具奏到日再議等因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西司　光緒八年

查例載致死一家二命係一故一鬬及殺三人而非一家者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毋庸斷給財產等語此案薛新考因挾同姓不宗之薛見兇屢借錢文無償復向强借未允揪毆嚇唬之嫌輒起意致死除害商同薛幅慶分持劈刀鐵鍁將其迭砍致斃並因其妻薛張氏在炕喊救與薛幅慶迭砍致傷身死有同院居住之張士春趨出喊救薛新考復臨時起意致死滅口實屬兇殘已極查張士

春係薛張氏母家無服族弟不得以一家論薛見兒
與薛張氏係屬夫婦一家第該犯僅止蓄意將薛見
兒謀殺其薛張氏一命係因其喊救砍傷致斃並非
起意致死即就下手情形而論張氏先被薛新考砍
傷頭上一下倒地後被薛幅慶用刀亂砍多傷始行
殞命其張氏是否死於薛新考所砍之傷亦難懸定
核與一家二命均係謀故者情節迥不相同惟該犯
謀殺薛見兒一命復故殺張士春一命並因薛見兒
之妻張氏在炕喊救同薛幅慶砍傷身死例無殺三

人而非一家內二命係一家一謀一鬪作何治罪專條自應酌照致死一家二命一故一鬪及殺三人而非一家各例問擬斬決免其梟示以示區別該撫將該犯照殺一家非死罪二人及殺三人而非一家內二人仍係一家例擬斬決梟示引斷尚未允協應即更正薛新考應改依致死一家二命係一故一鬪及殺三人而非一家斬立決例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　毋庸斷給財產該撫疏稱云云

湖廣司 光緒八年

查例載竊盜臨時盜所拒捕殺人為首者擬斬立決又謀故而殺其人之女依謀故各本律科罪又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擬斬立決梟示酌斷財産一半給被殺之家養贍又罪應斬梟案內如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專摺具奏各等語此案程見焯糾竊薛成氏家得贓因被薛成氏認識喊拏臨時起意格斃薛成氏滅口並将被內睡卧生甫三月之幼女薛女亦誤壓致斃已死薛成氏薛女係事主母女一家二命雖

内有薛女一命係屬誤殺惟竊盜拒捕殺人原包謀
故鬥三項即殺一家數人亦包行盜而殺況薛戌氏
一命係屬謀殺薛女一命係因謀殺而誤殺其人之
女例應仍按謀殺本律科斷自應照殺死一家二命
例問擬該撫聲稱係一謀一誤與實在謀殺二命有
間將該犯仍照竊盜拒捕殺人例擬斬決引斷殊未
允協應即更正程見焯應改依殺一家非死罪二人
者斬決梟示例擬斬立決梟示酌斷財產一半給被
殺之家養贍該撫疏稱陳城澤云云等語應如所題

殺之家養贍該撫疏稱陳城澤云云等語應如所題

辦理該撫又稱所有承審遲延云云等語恭候

命下

臣部移咨吏部核辦係殺一家二命例應專摺具奏

是以改奏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更正緣由謹合

詞恭摺具

奏請

旨

江蘇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四命以上被殺之家實係
絕嗣將兇犯之子年未及歲者送交內務府閹割奏
明請
旨分
賞等語溯查此條例文從前原係與反逆案內不知
謀情之子孫無論年歲大小俱送交內務府閹割如
年在十歲以下俱牢固監禁俟年至十一歲時再行
解京辦理嗣於嘉慶四年內務府奏准停止閹割之
例至道光年間仍復閹割舊例其殺一家三命以上

案內如被殺之家實係絕嗣始將兇犯之子年未及歲者送交內務府閹割至十六歲以上與未至絕嗣兇犯之妻及子女均止擬單是較反逆子孫為輕反逆案內子孫年在十歲以下既得照舊例牢固監禁俟年屆十一歲時再行解京閹割則殺一家三命以上被殺之家絕嗣案內兇犯之子事同一律亦應查照俟年屆十一歲時閹割庶辦理不致歧異亦得情法之平今據該撫解到緣坐之顏小十仔係殺死唐大煥仔等一家三命兇犯顏貫來之子查明被殺之

大煥仔等一家三命兇犯顏貫來之子查明被殺之

家業已絕嗣顏小十仔年未及歲例應解交內務府
閹割請
旨分
賞惟查顏小十仔年僅四歲尚屬幼小且原定舊例
既以十一歲為衡亦係矜恤幼穉之意本部未便率
行轉送相應將顏小十仔遞回江蘇巡撫轉飭該縣
將顏小十仔牢固監禁俟年届十一歲時解交內務
府照例辦理並知照內務府可也

貴州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毆死緦麻尊長一家二命者斬立決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楊小萬因被楊雙受之妾楊施氏索欠爭鬧用刀砍傷楊雙受殞命並砍傷楊施氏越二十二日身死係在金刃傷保辜正限三十日之內查楊雙受係該犯緦麻服凡楊施氏係楊雙受之妾與該犯並無服制惟查毆死緦麻尊長一家二命之例係指二命俱係尊長者而言若因凡妾一命律同凡論照毆死凡人一家

殺一家三人

二命擬以絞決則楊雙受究係該犯有服尊長本罪已應斬候例無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比例問擬楊小萬應比依毆死緦麻尊長一家二命者斬立決例擬斬立決

雲南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聚衆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致死一家二命者將率先聚衆之人擬絞立決為從下手傷重致死者擬絞監候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胡老十易成祥謝吉占雷牌首因崔玉貞教誘土官加佃聽從李老石同往懇緩崔玉貞開門放鎗並聲言調人剿洗激衆爭毆致斃多命內崔玉貞崔彭氏二命係屬一家偏查律例並無因土官加佃致將教誘人等殺斃作向治罪專條惟查

該犯李老石聚衆致斃崔玉貞等究因其教誘士官加佃懇緩不充激變所致與因鬪聚衆共毆致死平人一家二命不同且崔玉貞亦有致斃此造之人即胡老十等將土官高長佑砍斃由於誤認實係犯時不知尤與逞兇殺害本官者情事迥殊該督因係土民與土夷被激滋事與內地情事不同酌量比附量減科斷情罪尚屬允協應如所奏胡老十易成祥謝吉占雷牌首均比依聚衆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致死一家二命爲從下手傷重至死擬絞例上量減一等

各擬杖一百流三十里現在李老石等尚未獲案所
供有無避就應仍監候待質俟限滿再行分別辦理
該犯等事犯到官在光緒七年五月十四日
恩詔
以前情節較重均不准援減該督奏稱高鳴鹿云云
已據飭埋等語均應如所奏辦理並令飭緝逃犯李
老石等務獲究辦再該督奏稱前署永北廳同知魏
錫經云云

山東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致斃一家四命復另斃二命之案必須嚴究致死確情不得任憑捏飾供詞含混定讞致滋輕縱此案孫小掌與薛小林並薛順德及薛順德之子薛小沅薛小任薛小汰昆隣居住孫小賞係孫小掌胞弟與薛守儉素好無嫌薛順德係薛小林無服族叔分居各度嗣孫小掌家有木板兩塊在門外豎立不知被何人竊去孫小掌之父孫廷禮在街喊罵薛小林與薛順德出向斥阻口角薛小林拳毆孫廷禮未

傷經勸各散迨後孫小掌家雞隻走失旋經查知已被人打死拋在薛小林家欄內是夜二更時孫廷禮在自己院內嚷罵窃扳及打死雞隻之人薛小林隔墻聽聞回詈並領同薛順德薛小沅薛小任薛小任薛小汰分携刀槍撞開孫小掌家大門闖入院內聲稱如敢再罵定將全家殺害孫廷禮分辯薛小林用刀扎傷孫廷禮偏左顋門倒地孫小掌聽聞取刀赶出見薛順德正欲舉槍向孫廷禮撲扎孫小掌用刀扎傷薛順德肚腹右脇棄槍倒地薛小林棄刀拾槍

攏向撲扎孫小掌用刀扎傷薛小林右肩甲等處薛
小林亦用槍扎傷孫小掌頷顱孫小掌用刀將槍格
落扎傷薛小林肚腹倒地薛小沅薛小任一齊上前
將孫小掌髮辮扭住薛小汰趕攏奪刀孫小掌情急
用刀亂扎致傷薛小沅肚腹薛小任左肋薛小汰左
腋胑均各倒地孫小掌乘間逃走適薛小林族人薛
守儉同子薛建德姪薛小運趨至查看孫小賞先在
屋內保護伊母孫呂氏因聞門首人聲亂嚷慮恐薛
姓進內報復順拾長槍防身背負孫呂氏欲出外躲

避甫抵門外被薛守儉攔住喝令薛建德薛小運將
孫呂氏拉下擁跌搇按在地薛守儉舉棍亂毆孫小
賞情切救護用槍扎傷薛守儉右肋倒地並將薛建
德薛小運用槍扎傷扶起孫呂氏一同逃逸詎薛小
林薛順德薛小沅薛小任薛小汰薛守儉均移時殞
命該撫以薛小林係薛順德族姪並非一家惟薛小
沅薛小任薛小汰係薛順德之子係屬一家四命將
孫小掌依鬭殺之案毆死一家三命以上例擬斬立
決將孫小賞依鬭殺律擬絞聲明該犯救親寔係事

決將孫小賞依鬭殺律擬絞聲明該犯救親寔係事
在危急援例兩請據供親老一兄先經出繼一兄罪
已斬決別無次丁例得查辦留養飭查取結另辦等
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該犯孫小賞之父孫廷禮因
在院嚷罵竊板及打死雞隻之人被已死薛小林聽
聞領同薛順德父子執持刀槍闖入院內將孫廷禮
扎傷倒地維時人多執眾情形極為兇惡伊兄孫小
掌業經趕出查看該犯斷無不知之理何以漠視天
倫並不慮及伊兄隻身受虧不急出救護殊出常情
之外且薛小林與薛順德父子一共五人向孫小掌

刑律人命　殺一家三人

爭毆刀槍並舉孫小掌斷非力所能敵若無孫小賞
帮助共毆何能以一人同時扎斃五命之多孫小賞
如果於伊兄赶出時先在屋內保護伊母當孫小掌
將薛順德等扎斃逃逸後該犯既聞門首人聲亂嚷
恐薛姓進內報復更應嚴密防守何以反將伊母背
負出門絕不慮及被毆之理況薛守儉猝然走至並
無一言向該犯查詢乃謂將伊母攔住揜挼欲毆尤
恐藉詞揑飾迹其前後情形顯係弟兄共毆致斃薛
順德等父子四命復一鬨相因另斃二命承審之員

順德等父子四命復一衅相因另斃二命承審之員
因孫小掌已罪干重辟乃謂先斃數命孫小賞並未
在場其事後聞殺一命又係救親情切以為留養地
步有意開脫其何以儆兇殘而飭法紀案情既涉支
離罪名生死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
犯嚴鞫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illegible]東[illegible]光緒十一年

直隸司 光緒十一年

査楊楊氏係因伊夫楊懊殺死景得印等一家七命致令絕嗣案內緣坐擬軍犯子楊雲頭俟過十一歲時再行送部轉交内務府閹割茲據該督以楊雲頭年甫三齡現在未離襁褓乳養需人既不能將其母楊楊氏久覊監中以資乳哺亦未便將楊楊氏徑行解配使弱息孩提之人撫養可否將楊雲頭由楊楊氏隨帶到配先行咨部立案俟及歲時由配所送部辦理應咨請部示等因 本部查緣坐人犯楊雲頭

刑律人命 殺一家三人

例應送交內務府閹割惟該犯年甫三齡現尚未離襁褓乳養需人既據該督請將楊雲頭由其母楊楊氏隨帶到配俟屆十一歲時由配所徑行送部係屬酌量辦理俾襁褓幼稚免致失養起見應如所咨准將楊雲頭隨母帶往配所撫養俟及歲時由配所送部以便轉送內務府閹割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糾毆致斃彼造一家二命重案必須將率先聚衆之人及下手傷重各犯確切訊明照例懲辦方昭核寔況案係火器斃命情節尤重豈得率憑歧異供詞含混定讞以致罪有出入此案于澱沅並兄于澱鰲與已死族姪于會伶及其弟于瀀伶均先無嫌隙于澱沅之父于洪傑曾充崇尚公府包衣故後于澱沅接充父缺令于會伶帮同經理嗣于會伶將于澱沅稟革自已充當將內倉納粮地格外討差銀一

刑律人命　殺一家三人

分族人于百伶不服與于澱沅等商議爭奪追後于
會伶于瀀伶糾約五十餘人車拉抬鎗扎鎗刀械齊
至于澱沅屯中住在伊叔于洪德家欲向衆佃惡討
租錢于百伶商允于澱沅約聚于良興等多人分拏
火鎗鎗刀等械將于洪德院墻圍住于會伶等架起
抬鎗往外施放于澱沅于百伶于良興于澱鰲亦用
火鎗向裏施放致將于會伶于瀀伶放傷身死經族
長于良達等商允于良玉于幅伶頂充每人給地十
日作為養贍即將于良玉于幅伶送案驗訊嗣因于

祥伶等爭租控告于瀫沅等到案呈訴被屍妻于姜
氏呈追歸案質訊案犯于百伶于良興均已病故于
瀫鰲旋亦在監病斃提犯審供前情不諱該侍郎以
于瀫沅聽從于百伶起意放傷于會伶于瀼伶弟兄
各身死訊係各用火鎗一齊亂放不知先後輕重惟
于百伶係原謀首禍之人于百伶及于良興等均已
病故將于瀫沅依爭鬪擅將鳥鎗施放殺人以故殺
論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恭逢
恩旨可否援減聽候部議等因具題臣等查亂毆不知先

後輕重罪坐原謀之例必寘係下手各犯到案供明
委因人多手襍同時亂毆未能究出擬抵之人方可
援照科斷若明係兇犯藉詞狡飾死者又係兄弟一
家二命即應根究何人起意糾毆何人聽糾下手致
斃何命分別按例定擬方成信讞令詳核此案情節
于濺沅始因接充公府色衣莊缺令于會伶幫同經
理繼因于會伶暗中將伊稟革獨自充當從此有嫌
是起衅根由本與于百伶無干迨于會伶弟兄恃强
霸地帶領五十餘人齊至于濺沅屯内名為討租寘

霸地帶領五十餘人齊至于潑沅屯內名為討租寔

係尋毆此造亦聚集多人分携火鎗等械同往爭鬧其為于潑沅首先率衆逞忿還毆自無疑義乃謂于百伶係此案禍首無論于百伶早已病故始終並未到案取有生供不足為據即檢查各犯原供亦均無于百伶起意糾約之語顯係該犯一面之詞殊難憑信況該犯先已供認伊同胞兄于潑鰲二人將于會伶于瀼伶放傷各身死令于良玉于幅伶頂認正兇至解省後伊又供稱伊同于潑鰲並于百伶于良興四人各用火鎗亂放致傷尤屬任意推卸以為輕減

罪名地步總之此案如果係于瀫沅首先聚衆又復鎗斃一命即應從重照毆死一家二命問擬絞決豈能科以尋常火器殺人之條如係于百伶首先糾毆于瀫沅僅止下手鎗斃一人自應照爲從傷重問擬斬候亦不得牽引亂毆不知先後之例竟置一家二命於不問該侍郎於此等重案延擱十數年之久並未認真推究輒因于百伶于良興等先後病故含糊完結不特引斷未協辦理亦涉紛歧殊非慎重刑章之道罪名出入攸關臣等礙難率覆應令該侍郎再

之道罪名出入攸關臣等礙難率覆應令該侍郎再
行提犯研鞫訊取確供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河南司　光緒十一年

除殺死一家三命為從加功罪應斬決之劉三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外查例載殺死一家三命分均卑幼內有一人按服制律應同凡論者斬決梟示仍將犯人財產斷付被殺之家又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為從加功者斬各等語此案劉庭彥因大功堂兄劉庭選姦污其妻忿激商令族人劉潽等將劉庭選殺死並恐其家屬報復賄囑劉潽等將其妻女子媳七口一併殺死查劉庭選雖係該犯大功堂兄惟

死係姦淫伊妻蔑倫罪人照例應減滿流劉李氏係
該犯大功兄妻至死應同凡論其劉羊娃劉趁意係
小功服姪劉王氏係緦麻服姪婦劉德妮劉俗妮劉
強妮係小功服姪女均係卑幼例無殺死一命七命
內六命係屬卑幼作何治罪專條自應比律問擬該
犯身雖不行惟係造意首禍應罪坐原謀劉洁係劉
庭選無服族姪聽從加功下手致死應同凡論應如
該撫所題劉庭彥除殺死犯姦大功堂兄劉庭選例
得聲請減流輕罪不議外應比照殺死一家三命分

得聲請減流輕罪不議外應比照殺死一家三命分

均卑幼內有一人按服制應同凡論者斬決梟示例
擬斬決梟示劉濤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為從加
功者斬律擬斬立決劉庭彥業已在監病故仍戮屍
梟首示眾以昭炯戒劉濤事犯招解在光緒十一年
正月初四日
恩旨
以前罪干斬決毋庸查辦至劉列娃劉佺二犯該撫
以劉列娃聽從同往並無加功劉庭選係該犯緦麻
服叔劉李氏緦麻服嬸劉羊娃等係緦麻弟妹及無
服弟婦例無聽從謀殺緦麻尊長二命一係罪人及

敘死緦麻卑幼五命無服卑幼一命並未下手作何
治罪明文若照凡人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擬流似覺
無所區别將劉列娃比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滿流
律上加一等擬發附近充軍並聲稱劉佺係劉庭選
無服族兄僅止在場攜拏燈亮並未加功動手依謀
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擬流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
等語臣等詳核案情該犯劉列娃劉佺與劉禧
劉三因劉庭彥大功堂兄劉庭選姦污其妻起意將
其殺死洩忿並恐其家屬日後報復商令一併殺死

滅口該犯等既因劉庭選姦污本族敗壞門風均各切齒且聽受賄囑偕同前往當劉嘻劉三扎傷劉庭選之時自必忿恨莫遏何以劉庭選被扎斃命劉嘻等復進屋將劉庭選妻女子媳七名口先後殺死該犯等袖手旁觀並不上前幫助殊非情理所有況同時扎斃至八命之多事非俄頃並非一二人所能為更可想見乃謂劉 列娃在院點火照亮劉佺在旁站立持刀始終均未動手顯係任意狡避且查勘語又稱劉佺攜拏燈亮前後尤屬歧

異承審之員於此等殺斃八命兇犯重並不嚴切
推究率據避就之詞將同謀之劉列娃劉佺謂係
並未下手加功遽擬軍流而實抵者僅止一名
其造意及加功之犯均已瘐死未能明正典刑
何以懲兇殘而申冤憤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
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按
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該撫疏稱劉朱氏云云

奉天司 光緒十三年

該督等奏稱賀機匠即賀萬富受僱同往施放火鎗據供人多手雜烟火迷亂有無傷人並未看清案係亂毆不知先後輕重殺人之罪已坐原謀未便再將該犯擬以寔抵賀機匠即賀萬富應與訊止點放一鎗之佟振奪除聽從焚屍各輕罪不議外合依鳥鎗傷人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充軍例俱擬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充軍等語查賀機匠佟振奪經王美玉等僱允砲手聽從放鎗致傷朱泳春等殞

命雖係人多手雜不知何人死亻何人惟轟斃至十
一命之多內朱泳春等又係一家四命僅將蘇泳順
等四犯問擬寔抵尚不足以示懲創衡情酌斷自應
將該犯等按聚衆共毆致死一家三命以上為從下
手傷重至死例係火器殺人仍照故殺擬以斬候方
昭平允檢查同治十一年臣部議覆四川總督奏鹽
巡何汰等因見唐老板船隻經過喊令靠關盤驗不
應聽從管關家丁喝令放砲轟嚇復沿河追喊致令
船隻撞損溺斃五十餘名內有不知姓名人同夥貿

易同船同行與一家無異將何汰等均比照聚眾毆
死一家三命以上為從下手傷重至死例擬以絞候
等因奏准遵行在案彼案僅止聽從放砲轟嚇及隨
同追喊並無毆打之心死由船隻撞損所致尚比例
擬以繯首此案聽從開鎗致斃多命較彼案情節為
重不應治罪轉輕該督等以案係亂毆殺人之罪已
坐原謀遽將賀機匠佟振奪均依鳥鎗傷人例擬軍
其何以重人命而慎刑章且蘇泳順糾往之高有金
先被朱泳春等鎗傷致斃朱泳春等雖旋被轟傷各

身死尚有隨同放鎗之王良振並朱春齡在場目擊
彼時甫經開鎗烟火未必即行迷亂鎗炮亦決不能
同時並發高有金係被何人轟傷倒地王良振等自
不致辨視不清該督等並未推究明確辦理亦屬含
混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等詳核例案並究明致
斃高有金下手正兇一併妥擬具題到日再議此案
雇募炮手糾約屯衆至二百餘人之多轟斃彼造十
一命僅獲首夥七犯捕務廢弛已極在逃各犯並令
該督等速飭勒緝務獲究辦該督等又稱李正剛云云

該督等速飭勒緝務獲究辦該督等又稱李正剛云云

湖廣司 光緒十四年

除供認正兇罪應絞抵之謝先干謝先會謝先得謝閏果業已病故毋庸議外查例載聚眾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毆死一家三命以上者將率先聚眾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擬斬立決為從下手傷重至死者擬絞監候又因爭鬪擅將鳥鎗施放殺人者以故殺論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已革文生謝智泉因與胡知果等族人互爭山場樹木起意糾眾往毆致謝新新等傷斃胡知果等二十四命胡祁禮等

亦傷斃謝先伸等三命内胡知果胡戝果胡云仔胡添送均係胡隴誠小功服姪胡孝得係胡金詳緦麻服姪胡炷炷係胡大云胡細清仔緦麻服姪胡春隴胡蟮潰係大功兄弟胡祁才胡祁沅係同胞兄弟胡秀仔胡賜誠係小功叔姪均係五服至親應以一家論應如該撫所奏謝智泉應依聚衆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致死一家三命以上例擬斬立決謝戝仔戳傷胡祁浻謝社仔戳傷胡春瑞謝共共戳傷胡金詳謝賫彰戳傷胡蒴瑞謝新新謝細仔謝先瀾謝晩開

謝土保謝芒彬各毆戳致傷胡知果等身死均應照
為從下手致死例擬絞監候謝先佳槍斃胡奀苟仔
謝瑤果槍斃胡戝果胡礽禮槍斃謝先伸均應照故
殺律擬斬監候該撫聲稱該犯等或致斃多命或火
器殺人按擬招解秋審亦皆應入情實該縣地處猺
疆界連兩粵近年屢有聚眾毆斃多命之案幾視法
令如弁髦該犯謝戝仔等俟入秋審後再行處決輾
轉需時似不足以彰顯戮而敬兇頑合無請
旨將
謝智泉謝戝仔謝社仔謝共共謝賫彰謝新新謝細

仔謝先瀾謝晩開謝土保謝芒彬謝先佳謝瑶果十三犯一併即行正法俾頑民咸知儆畏風氣或可挽回等語係為嚴懲兇暴綏靖地方起見應如所奏辦理仍恭候

欽定

至胡祁禮鎗傷謝先伸身死係因謝智泉糾邀多人齊至村前喊殺倉猝抵禦所致與預先糾衆互毆者不同且致斃彼造三命並非一家較之此造被殺二十餘人多係一家數命者輕重多寡亦屬懸殊該撫聲請將該犯一併擬以立決未免無所區分所有胡

聲請將該犯一併擬以立決未免無所區分所有胡

祁禮一犯應仍照鳥鎗殺人以故殺論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該縣尚有鄧陳等姓多命之案並以後永州府屬再有似此糾眾互鬬傷斃多命案件擬於獲犯定供後覆審明確均照此一律請

旨遵行俟一二年後互鬬之風漸息再行歸復舊例等語查聚眾共毆致斃多命之案較約期械鬬仇殺多命者情節稍輕故定罪亦有等差械鬬案內為從下手人犯均各依本律例擬抵並無即行正法之條則互

毆多命之從犯豈得概予立決轉比械鬬加嚴今該
撫審辦謝胡兩姓互毆多命一案將為從之謝戕仔
等聲請即行正法係一時權宜之計就案論案尚可
照覆嗣後若援以為例遇有械鬬仇殺情節尤重之
案又將如何懲辦即謂案關致斃一家多命該處此
等案件層見迭出若仍拘泥常例不足以挽積習而
儆效尤該撫亦可臨時酌量辦理將應否即行正法
之處聲叙明晰請
旨定奪未便著為定章致啓畸重畸輕之弊至該省鄧陳

旨定奪未便著為定章致啓畸重畸輕之弊至該省鄧陳
兩姓之案是否糾眾共毆抑係械鬪仇殺應由該撫
嚴訊確情按例妥擬報部再行核辦所有該撫請將
該省鄧陳兩姓糾眾互鬪傷斃多命並以後永州府
屬似此案件均照此一律辦理之處應毋庸議

安徽司 光緒十六年

查律載本宗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者絞又兄毆弟妻至死者依凡論又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楊百緒因楊懷茂向伊索分已故堂叔遺地不允爭毆用刀戳傷楊懷茂倒地復因弟妻楊方氏執住小刀狠力拉奪該犯鬆手不期手勢過猛致刀尖戳傷楊方氏咽喉倒地均各身死查已死楊懷茂係該犯共曾祖堂弟服屬小功楊方氏係該犯功服弟妻有親無服應同凡論例無毆

死小功堂弟及弟妻一家二命作何治罪明文惟毆死本宗小功堂弟按律罪應擬絞其毆死小功堂弟之妻照凡鬭論罪亦應絞二罪相等從一科斷應如該撫所題楊百緒合依兄毆弟妻至死者依凡論鬭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以前係致斃小功堂弟及其妻一家二命不准援免惟內一命究係小功卑幼與二命均應凡論者不同應酌入秋審緩決辦理

應酌入秋審緩決辦理

直隸司 光緒四年

查律載造魘魅符書咒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已行未傷論因而致死者依謀殺法欲止令人疾苦若無殺人之心者減謀殺已行未傷二等又律載謀殺人造意若謀而已行未曾傷人者造意為首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同謀同行各杖一百各等語此案王洪珍曾向傅長清賒酒未允挾有夙嫌邀允劉信意欲令其置造邪術鎮物預埋傅長清家坟内暗害傅家人口患病藉可洩忿劉信即將柏木板上畫硃紅符一

造畜蠱毒殺人

道名為太歲符又名斬魂劍並將楊木板上畫弓箭
人形名為白人煞鹿骨青石等鎮箭刀様石舊
瓦片應埋在坟營前後左右均主家不安人口患
病與王洪珍偕至傅長清家坟上將各鎮物照方
向掩埋劉信希圖向傅家索取謝禮傅揚傅家坟內
現有邪鎮伊能起出迨後傅家大人患病七口又病斃
幼孩二命被傅長清傅聞知曉將劉信邀至家內照
看坟塋破鮮起鎮劉信焚香誦咒在傅家坟起出柏
木板鎮一塊被傅長清看破心疑奪獲鎮物控告該都

統以王洪珍雖供無殺人之心究其處心害人因而致死人命情節較重將王洪珍依造魘魅符書咒詛欲以殺人因而致死者依謀殺法謀殺人造意者斬律擬斬監候劉信依從而加功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咨部本部查魘魅及符書咒詛欲以殺人因而致死依謀殺法之律原以造用邪術蓄有殺人之心故與謀殺同論若雖用魘魅符咒意止欲令人疾苦本無殺人之心律註指明照謀殺已行未傷減等自不容稍涉牽混以致罪有出入今王洪珍因挾傳長清賒

酒未遂之嫌起意邀允劉信置造邪術鎮物預埋傅家坟塋意圖暗害傅家人口患病雖傅長清家於一月之中病者七人病斃幼孩二名惟該犯僅止欲令傅長清家人口患病並無殺人之心即傅長清家幼孩二名亦係因病致斃與該犯蓄意殺人因而致死應照謀殺科斷者不同自應照欲止令人疾苦無殺人之心減謀殺已行未傷二等之律定擬方符律意該都統將王洪珍依造魘魅符書咒詛欲以殺人因而致死依謀殺法謀殺人造意律擬斬劉信依從而

而致死依謀殺法謀殺人造意律擬斬劉信依從而加功律擬絞引斷殊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都統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直隸司　光緒五年

臣等查欲止令人疾苦之律係專指魘魅符書咒詛而言原以魘魅等項類皆恍惚無憑即欲以殺人亦未必立時斃命故並無殺人之心而止令疾苦者律得稍從末減若以明明殺人之物而用以殺人自難强為比附致滋輕縱令該犯以與李姓先後為孟廷倉禳災李姓獨得謝資伊未得受心懷不甘並恐嗣後人不信服無處賺錢起意用信末和入孟廷倉家麪簸籮致令疾苦希圖解救以神其術如果該犯止

令疾苦則尋常不致戕生之物何一不可攙入乃必
用殺人砒信至三兩之多致一家三死十三傷又斃
其外姻親屬一命若非有心欲殺何下手狠毒竟至
此極該督輒因犯供有止令疾苦一語遂謂其並無
殺人之心比例問擬騈首而概置謀殺於不問未免
情重法輕應令再行研鞫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光緒十年

查審理案件遇有例無明文原可比附他律定擬然必所引之條與本案事理切合即或事理不一而彼此參觀情罪實無二致方可援照定讞庶不失為平允若不論其事理不酌其情罪徒執一二句相似之文率定爰書殊失立法本意此案增生劉廷泰與無服族姪前任湖北按察使劉策先等素睦無嫌劉策先請劉廷泰在家教伊幼子劉恩彤讀書迨後劉廷泰因劉策先相待刻薄先許加增束修後又翻悔心

刑律人命 造畜蠱毒殺人

懷怨恨起意教令劉恩形以手洩精傷殘童體令其
疾苦以洩私忿旋即辭館回家經劉策先因見劉恩
形面黃肌瘦即向盤出情由遣抱控縣移學查取劉
廷泰入學補增年分詳請咨革該撫以劉廷泰因挾
私忿教令學徒劉恩形以手洩精欲令疾苦實屬有
虧師道應以凡人科斷徧查律例並無恰合專條將
劉廷泰比照造魘魅符書咒詛欲止令人疾苦無殺
人之心者減謀殺已行未傷二等律於謀殺人已行
未傷滿徒律上減二等擬杖八十徒二年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增生劉廷泰教劉恩彤讀書計至四年之久其有師徒名分已非一朝忽而以穢褻之行施於函丈授受之際恐非情理所有且劉恩彤年已十五慾竇已開此等非法之淫亦未必待人教令即使所審果實劉廷泰挾劉恩彤家相待刻薄之嫌以儒師而罔顧名義引誘學徒為非革去衣衿酌擬不應重杖已足蔽辜乃比引造魘魅符書咒詛之律將劉廷泰問擬城旦在該撫不過因律內欲令苦疾一語與案情相近殊不思造魘魅符書咒詛係屬異端

法術即不害人已干例禁故律內治罪從嚴何能與此案相提並論況律所謂造者皆係作法之人始終自為從無教令欲害之人使其自行魘魅咒詛者如謂劉恩彤年幼無知被人愚弄然教令小兒毆打父母坐教令者以毆人之罪例內止以七歲為斷而七歲以工者即不用此例以其知識已開也今劉恩彤已將及成童之年即使一時受人欺哄竟不知悛改乃習以為樂其面黃肌瘦亦屬孽由自作豈得以此重劉廷泰之罪總之此等案件例內既無明文歷來

重劉廷泰之罪總之此等案件例內既無明文歷來
亦無似此成案全在司讞者準情酌理析衷至當不
得意為軒輊致失情法之平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
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律意妥擬報部到日再
議可也

奉天司光緒十四年

此案姦夫巴爾佳布聽從姦婦西達拉氏商謀買葯
打胎滅跡意在消醜吳愛知情賣葯冀圖胎落受取
葯資雖各無殺人之心惟姦婦斃命實因葯毒開攻
傷胎所致醫生吳愛核與毒葯殺人知情賣葯者與
犯同罪至死減等之律相符姦夫巴爾佳布並非故
用毒葯殺人亦與姦婦有孕畏人知覺與姦夫商謀
用葯打胎以致墮胎身死之例脗合自應各按律例
科斷吳愛合依毒葯殺人知情賣葯者與犯人同罪

刑律人命　造畜蠱毒殺人

至死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巴爾佳布合依婦人因姦有孕畏人知覺與姦夫商謀用藥打胎以致墮胎身死者姦夫比照以毒藥殺人知情賣藥至死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雖係旗人犯係寡廉鮮恥因姦釀命不准折枷應行解送奉天定地發配烏蘇氏因被巴爾佳布哀求無奈接藥轉授姦婦服用雖無合謀慫恿情事究屬不合烏蘇氏應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係屬婦人照律收贖追取贖銀入官云云等因前

十條屬婦人照律收贖追取贖銀入官云云等因前

來　據此吳愛等均應如所咨擬流仍令照例彙題

餘如所咨辦理相應咨覆該將軍可也